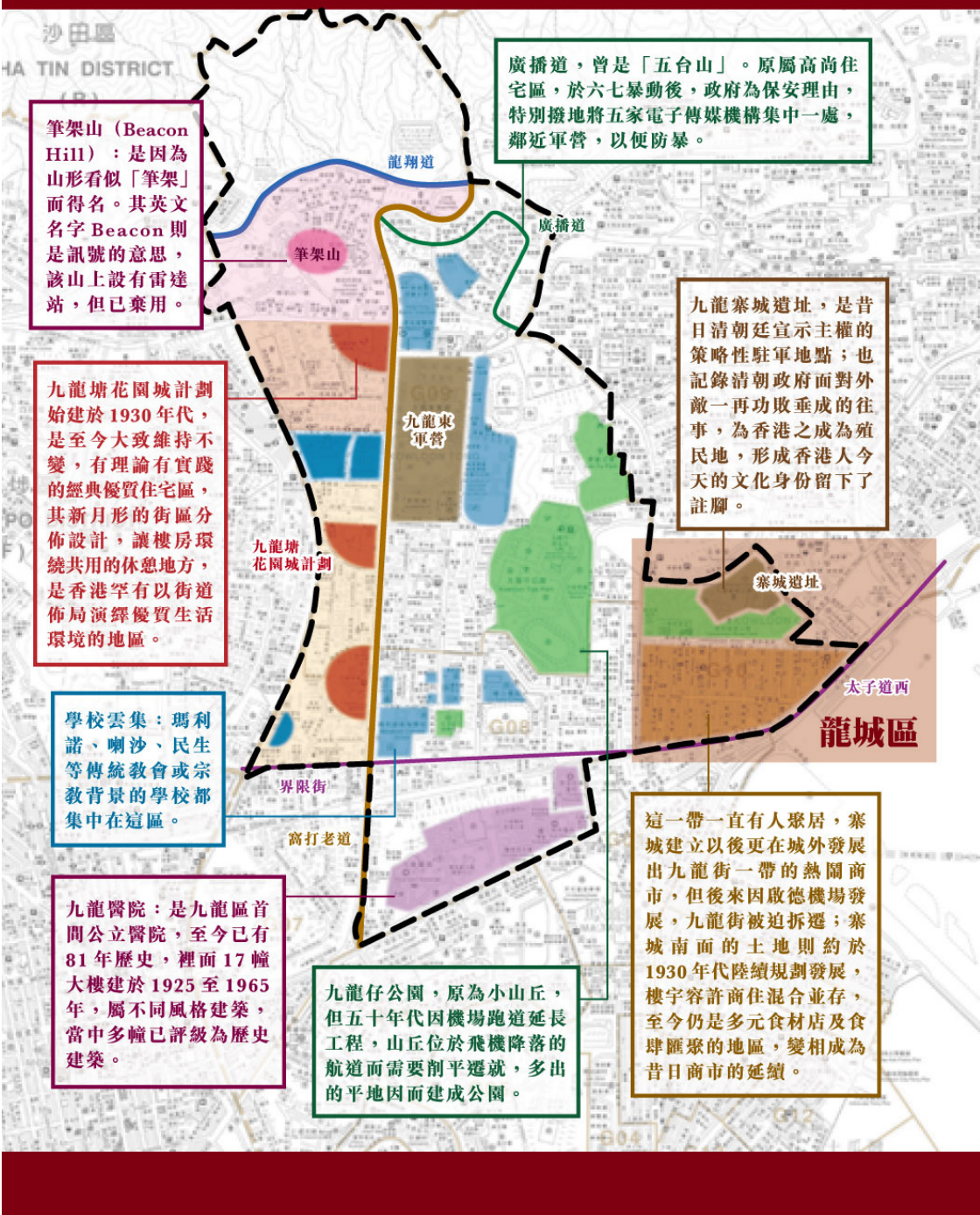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九龍寨城、 城南商圈與 九龍塘



# 龍城區及九龍塘文化景觀分佈



## 第一章：九龍寨城、城南商圍與九龍塘

### 在中土城池外有歐洲花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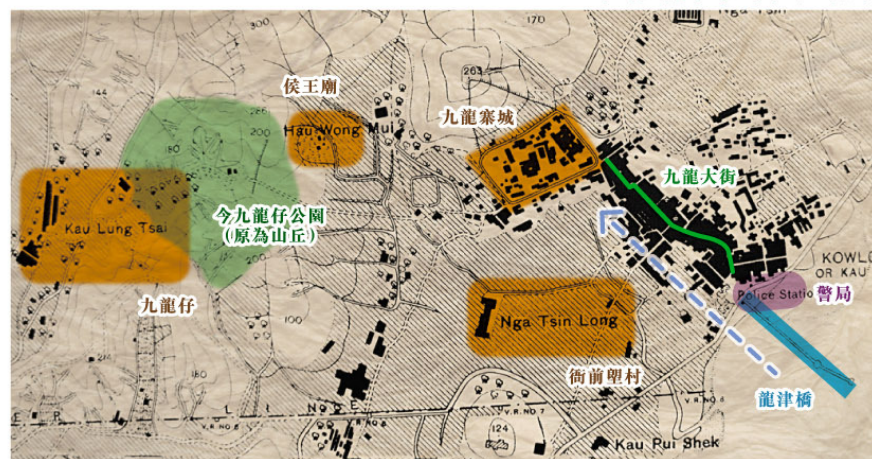
#### 由龍城區說起

接鄰九龍半島東北面海灣，既有臨海之便，亦背靠筆架山、獅子山一系列山脈作其天然屏障的九龍寨城，是九龍半島於 19 世紀中城市發展故事的起步點。寨城以南，格局如今大致依舊的商住混合街區（即賈炳達道、聯合道，及太子道包圍的十條街道），早於 1920 年開始規劃，往後隨著 1930 年啟德機場落成，以及二次大戰後香港人口增加，造就它越見繁榮，使之成為九龍塘住宅區的街市、廣播道「五台山」的食府，延續它一個世紀多以前寨城門外九龍大街作為「地道墟市」所呈現的熱鬧民生面貌。

英國人於 1841 年登陸香港島建立維多利亞城，1860 年再得清政府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到了 1898 年又進一步租借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地區和新界。九龍城，位於界限街以北，換句話說，早於 1898 年以前，該區的歷史是中方的歷史，要靠中方的文獻紀錄來重組。

其實，九龍城的歷史可追溯至宋代，這裡是官富鹽場，往後南宋的落難王孫益王昉及廣王昀逃亡來港，亦路經此地。清末，朝廷於九龍寨城設九龍巡檢司；1847 年，清廷為牽制對岸英國人勢力，將原來的巡檢司升格，建造城池，是為「九龍寨城」，裡面設衙署，有駐軍；至 1873 年，接近海旁碼頭與九龍大街的「龍津橋」動工興建，以便官員登岸一直進入寨城，這同時亦打通九龍城的對外交通，讓它進一步發展為商市，提升其作為商品集散地的角色，令原已稍具規模的墟市更見熱鬧，躍升成為九龍半島最繁榮的商業區。（九龍城區早期的歷史詳見《九龍城區風物志》，九龍城區議會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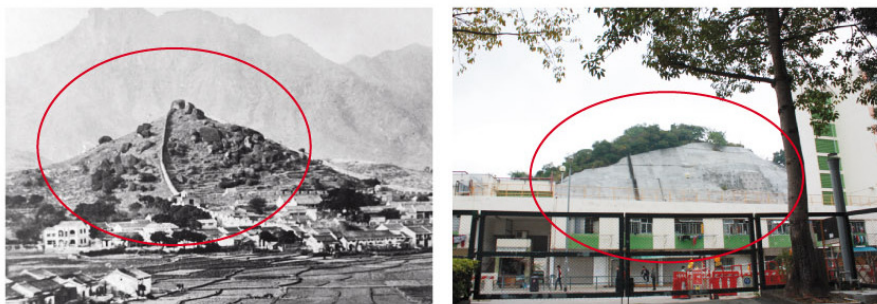
1902 年的九龍半島地圖（工務局）



港英政府保存較早期的地圖之中，有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見前頁），當中可看到界限街以北範圍納入英國殖民地後四年，各區聚落發展及分布的大致情況。其實，清末朝廷積弱，民國以後國內受政治局勢動盪影響，無暇兼顧遠離中原地區的香港發展，該地圖反映的情況亦可說是九龍寨城以外鄰近地區可考而較完整的早期地貌。

上世紀初，寨城外至海旁之間的範圍，已有密集的聚落，整體規模遠較同期九龍半島地區為大，從比較而觀之，盛況相當。1902年的九龍半島地圖上，又清晰可見「龍津橋」、「衙前墾村」與「侯王廟」的位置。其中侯王廟至今尚在，而衙前墾村雖已清拆重建，但以寨城為座標來對照，便可推斷今天衙前墾道應與該村的位置相若。從該地圖上的等高線顯示，今天的九龍仔公園是個山丘，其山腳下，即大概現今嘉林邊道附近，則有零星的聚落。

1890年的憲報曾公布，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後翌年便在九龍城設立警局，作為出生及死亡登記的辦事處。地圖上可見，於九龍大街近海的一端，設有警局，可以想像這個鎮守著對外出口的位置有策略上的考慮。



白鶴山今昔

九龍寨城的東南方座向，垂直於背後的白鶴山與面前的海灣；而城外九龍街的形成以及隨後龍津橋的拓展，都是順勢的發展，亦可說是社群認同寨城地位的象徵性體現。獅子山是九龍半島的天然地標，其前方規模較小的白鶴山，其實亦是與寨城同在的另一天然地標。聖三一堂的鄺日修牧師在1903年向政府申請將九龍寨城後山（山上寨城城牆以外）斜坡闢作墳場，翌年建成。1923年，政府當局將墳場交予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管理。此後，到了七十年代，房屋委員會動工興建現時寨城公園北面的美東樓時，就更進一步將白鶴山部分的山坡削去，騰出土地方便工程，從此白鶴山亦隱沒於美東樓之後。



相片來源：  
政府新聞處

## 有關九龍街

從1902年地圖上清晰可見的九龍街，是清朝官員從龍津橋登岸，於「南門」或「巽門」入口進入寨城前必經的大道，一路上兩旁為密集的民房和商店，是整個社區裡，最明確通達的主要街道。不過，在有關街道較完整出現前，「九龍街」其實是這裡墟市的名稱，這裡之所以成為墟市，與其地理位置不無關係。

九龍城對開位置未出現填海以前，是接鄰九龍半島東面的九龍灣港灣。海上航行的船隻經過香港，通常會取道維多利亞港，因其風浪較少，中途的九龍灣因而成為最佳的停泊補給站，九龍城就因而人多流動，造就了墟市日益壯大成形。

至於這個九龍城墟市的規模，在《九龍城區風物志》裡面便提到，清朝廷計劃興建寨城期間，往還的公文當中談及1840年代初白鶴山一帶民房約有數百戶，這其實較《新安縣志》內所紀錄，位於新界的大埔墟、坪山墟、荃灣墟等地的規模都要小。從現時的城市發展模式，或許很難想像為何大埔墟比九龍墟更繁榮，但若從中原角度出發，九龍較大埔墟離政權核心，後者的發展規模較大便變得順理成章。換句話說，早期的九龍墟市，只屬鄉郊式的漁農產品，或遠航所需補給品買賣的市集，有指當中亦有售賣柴薪、乾草及生草藥等貨品。

寨城西面的侯王廟約於1822年重建，廟內碑文可見當時捐款建廟的個人及商戶名字，在為數逾百個商號之中，不少是沒有注明所在地的，這都很可能是九龍街的商戶，由此亦可窺見九龍墟市的規模。

直至19世紀，九龍街又聚集了各行各業的工匠，如裁縫、建屋工匠、各種維修技工；稍後則再發展出飲食娛樂業，如茶樓、酒舖、賭舖，甚至鴉片煙館等等。

不過，隨著19世紀後期新界納入英國管治，整個九龍半島拓展了道路網絡及進一步城市化，九龍街的地位便逐漸被深水埗、旺角及油麻地等區的新墟市取替。直至上世紀二十年代中，隨著機場選址九龍灣，政府便著手規劃及發展附近土地，九龍街更於1930年代因填海而拆遷，至今消失無踪。

相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1898年的相片，可見寨城外九龍街的規模



九龍樂善堂總幹事陳仲海(左)、主席張德忠(中)及常務總理楊佐鏗(右)。



## 在寨城外的民間互助力量 百年樂善堂：從一把公秤到廣泛的 社會服務

舊相片提供：樂善堂

一把公秤，為早年的九龍城居民帶來了公平交易的機會，也因此衍生出濟世扶貧的樂善堂。紮根九龍城百多年的樂善堂，如今走在區內亦不難見到其踪影，龍崗道有樂善堂總堂，旁邊亦建有樂善堂小學，與賈炳達道接連的「樂善道」，也因紀念該堂的貢獻而得名，可見樂善堂與九龍城關係密切。至於他們的淵源和故事，則可追溯至兩個世紀前。

樂善堂的成立緣由，得從當年的九龍城說起。樂善堂總幹事陳仲海稱，19世紀中期的九龍城仍屬清廷管治，寨城內設有駐軍。每當清官赴九龍寨城，便會於名為龍津石橋的碼頭登岸。該碼頭是清廷向進口貨物徵收關稅的四大關口之一。碼頭附近有一個墟市，是村民以物易物的地方。村民很多時因對貨物價值的意見不同而產生爭拗，但礙於「生不入官門」的傳統觀念，很少願意交由衙門處理。有見及此，一群九龍城的鄉紳父老



樂善堂在打鐵街的舊堂址。



龍津石碑現置於樂善堂小學。

樂善堂於1929年在九龍城開辦女子義學。



便擔當起仲裁角色，其後他們獲政府正式授權成立一個協助村民排難解紛的團體，「所有的交易都經由樂善堂提供的公秤量度，樂善堂從每次仲裁中按比例抽佣，作為日常營運開支，盈餘者則用作慈善。」就如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染病身故者眾，部份人無處葬身，樂善堂於是在清水灣道旁興建義塚安葬死者。現時每逢春秋二祭，樂善堂均有拜祭儀式。在教育方面，樂善堂也是先驅之一。眼見當時絕大部份女子不能上學，樂善堂便於1929年先開辦女子義學，打破「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其後再開辦男子義學。至於先前提及的抽佣制度，在戰前漸漸被淘汰。

樂善堂最初的堂址位於九龍城打鐵街32號，即現時石鼓壆道遊樂場辦事處位置。惜1941年12月日軍攻佔香港，淪陷期間，資源極度匱乏，有人將樂善堂的石屋拆毀，又搶走木柱作為生火材料。堂內的文物被燒得一乾二淨，只餘下外面數塊石碑及對聯，有關樂善堂早年歷史的憑證從此散失，令其真正成立的年份成為一個謎，「戰後留下來最早的對聯寫於1880年，我們便以此年為創立年份，起碼有根有據，但事實上，樂善堂應該較此年份早二、三十年前已成立。」該副對聯於戰後重新刻於樂善堂新址的大門兩旁，聯上寫道：「十方來十方去十方襄成十方事 萬人施萬人受萬人共結萬人緣」，反映樂善堂百年來的行善方向。



為紀念樂善堂的貢獻，政府將打鐵街改名為樂善道。



九龍樂善堂大樓

現存於樂善堂的石碑「戴高」。



戰後樂善堂於1948年獲政府撥地重建義學，之後樂善堂由原址打鐵街，搬到現時的龍崗道重建，1957年建成九龍樂善堂總部大樓。大樓保存不少歷史遺物，特別是古老石碑，包括位於樂善堂原址的「樂善堂」牌坊，及旁邊兩塊刻有「戴高」及「履厚」的石碑，意指做事頂天立地，代表樂善堂的處事作風；可惜「履厚」不見了，只剩下「戴高」。其餘一塊則是拆卸龍津石橋時，由政府贈予樂善堂的「龍津」牌坊。如此珍藏舊物，陳仲海笑說，樂善堂也可說是個「保育先鋒」。該石碑現置於樂善堂小學，成為九龍城百年歷史的明證。

### 從留產所到贈醫施藥

戰後，樂善堂的服務範圍迅速擴展，其總部大樓早年曾作為聘有合資格醫護人員的留產所，故不少附近的寨城居民都在樂善堂出世。直至1971年，港英政府規定婦女必須到政府醫院生產第一胎，留產所的使用率下降，樂善堂便將之結束，並將地方借予政府作為戒毒登記處。當年九龍寨城很多癮君子都到樂善堂求助，再獲轉介到離島或石鼓洲戒毒。另一個樂善堂最為人熟悉的公益事業便是贈醫施藥，當年為大眾提供免費中醫診症。至於西醫診症連兩日藥只象徵式收取一元，務求令求診者因有能力付費而感到有尊嚴。

### 為民申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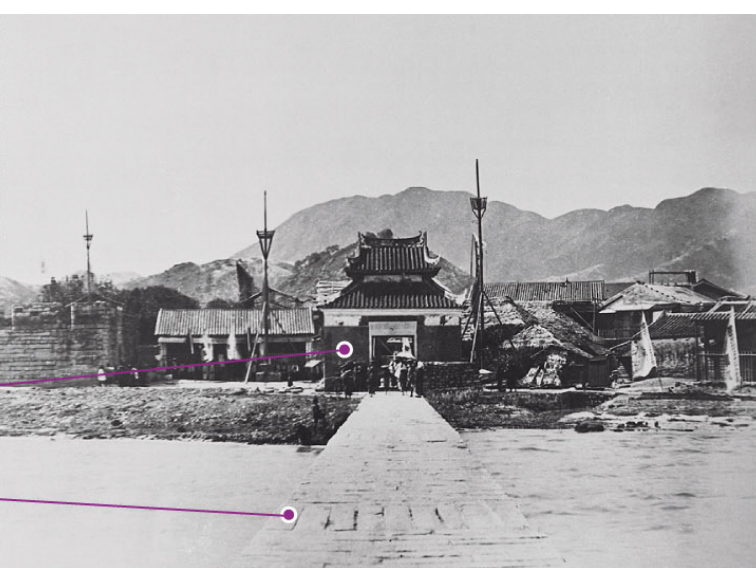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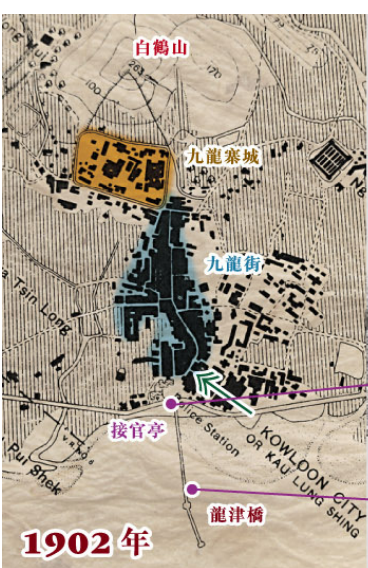
在區內服務市民多年，樂善堂在社會上得到大眾的信賴，一直被視為政府與區內居民溝通的橋樑。正如當年在清拆九龍寨城及搬遷啟德機場的事件上，不少居民都向樂善堂投訴及反映；而清拆寨城期間，樂善堂成為警方的指揮部，甚至當年有政府官員被寨城居民追打，也得走入樂善堂避難。時至今日，對於欠缺社區會堂的九龍城來說，樂善堂仍然始終如一地成為匯聚居民的地點，其總部大樓的禮堂，港英時期曾經是港督與九龍城街坊開會的地點；回歸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曾就財政預算案，在此諮詢居民意見。

樂善堂成立130餘年，服務已由九龍城擴展至全港。近年更發展老人中心，並於其他地區擴展耳鼻喉及眼科醫療服務。2009年初亦成立樂善關懷基金，提供緊急援助，貫徹其「贈醫施藥，安老培幼」的使命。

病人候診情況。



留產所工作人員為產婦登記。



早期九龍城的格局

相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 有關龍津橋

約於 1873 至 1875 年興建的龍津橋，其實是個碼頭，因為近岸水淺，為方便人們登岸進城，遂以堅固的花崗石興建向外伸延約 200 米的石壘，情況其實與今天部份較小規模的簡陋離島碼頭相若。

1920 年代，「啟德濱」住宅發展計劃需要在九龍城對出的九龍灣海港填海，龍津石橋北部至接官亭一段從此沒入填海區，餘下的石橋南端則進一步加建成鋼筋混凝土碼頭，是為龍津碼頭後第一代的九龍城碼頭。直至 1942 年，為擴建啟德機場，該區需進一步填海，僅餘的石橋南端就同告埋在機場之下。

到了 1998 年，啟德機場（香港國際機場）搬往赤鱸角，政府計劃重新發展啟德區，當局於 2008 年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當中的考古遺址評估部份時，考古學家順利掘出斷斷續續多段的龍津橋遺址，外觀與位置均與百年前的圖片及地圖吻合。其他斷缺的部份，則相信已受昔日機場各地下設施破壞而無法還原出土。

掘出的龍津橋遺址，是以花崗石條為建造物料，清楚看到石條逐一砌合的排序，其南端部份的前九龍城碼頭遺址，亦有掘出。至於石橋的水平高度，則明顯較後來的填海區低出兩米多，於現時潮漲時亦會出現水淹情況。其實，對照舊相片亦可見昔日石橋離海面的高度不遠，水淹情況不足為奇。



掘出的龍津橋遺址



北 1 2 3 4 南

← 遺址照片紀錄由北向南排序 →

九龍城外這個小小港灣，原來百多年來都依然不變的發揮著對外出口的功能。

最早的龍津碼頭，是中方管治時代九龍城對外的出口；其後在原位伸延及擴大規模的啟德機場，亦是殖民地時代對外的出口；啟德新發展區日後亦將設置郵輪碼頭，那就還原了九龍城以海運接駁海外的交通樞紐角色。



## 進入寨城司法真空的年代

1898年，中英雙方簽訂《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以99年為期，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土地。清廷重臣李鴻章力爭保留九龍寨城，以其發揮軍事及經濟上的影響力。《界址專條》列明：「……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其餘新租之地專歸英國管轄。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又議定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馬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此項條文日後卻引起中英雙方爭議不斷，寨城主權不清亦由此而生。

英國為了順利接管新界，1898年6月派遣當時的輔政司駱克（Stewart Lockhart）到新領土進行實地調查。駱克於10月遞交《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全面敘述新界各方面狀況，當中也有提及當時仍屬中方管治的九龍寨城。

該報告指，英國入主新界初年，寨城人口為744人，當中544人為駐軍，其餘200人為平民。城內並無商舖及經濟活動，平民主要支援軍隊。寨城內有巡檢司及大鵬協副將，城內的軍民由大鵬協副將管治，巡檢司則管轄城外地區。駱克當時更認為，寨城以外的地方已納入英國管治，巡檢司已無存在必要（註一）。

1899年，英軍接收新界時遇到鄉民反抗，遂向中方抗議及要求維持地方秩序，中方的兩廣總督譚鍾麟隨即自行派駐600人到寨城，聲稱協助，但此舉卻觸動英方神經，趁機要求中方撤兵，卻屢試不爽。5月16日，港督卜力（Sir Henry Blake）親自領兵，把寨城內的清廷官員驅逐出境。同年12月27日，英國制定樞密院令，單方面宣布九龍寨城已成為殖民地不可分割部份。從此，寨城內就不再有清兵駐守，亦隨之陷入主權不清局面。

1900年以後，中國受到接二連三的內憂外患影響，無力處理寨城問題，英方則按兵不動，把問題暫且擱在一旁，寨城內因而出現行政及權力真空狀態，城內環境越見荒涼，只餘下少數原住民繼續居住。英政府將寨城內部分土地收歸政府所有後，亦傾向將土地撥歸作公共用途，以避開業權爭拗的麻煩。

港英政府於1900年2月20日正式刊憲宣布，指中方有違「保衛香港武備」的協議，九龍寨城便因而正式納入殖民地的不可分割部份（註二）。

And whereas 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by the Chinese officials in the City of Kowloon having been foun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the milit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it is expedient that Article 4 of the said Order in Council should be revoked, and that the Chinese officials within the City of Kowloon should ceas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therein, and that the said City of Kowloon should become part and parcel of Her Majesty's Colony of Hong Kong for all purposes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the term of the Lessee in the said Convention mentioned.



天國義學



寨城內的老人中心，攝於1988年。

在此情況下，部份教會便以短期租約方式獲得撥地，在城內開辦學校及慈善團體。在如此「無政府狀態」的寨城內，宗教團體就正好補充了政府的空缺，為寨城及其附近的居民提供各類社會福利服務。1906年，聖三一堂獲批准，以衙門旁邊的三聖廟作為佈道所，名為「天國救道堂」；教會同時亦向港府申請將兩所前衙門分別用作濟貧院及「天國學校」，前者收容貧苦無依的長者，是為「廣蔭院」，後者為附近居民提供免費教育，並一直營運至1936年。至於龍津義學校舍，在1900至1905年被用作土地法院辦公室（註三），及後曾用作公立學校及診所。直至五十年代，寨城大火，龍津義學校舍被燒毀，後來土地落入地產商手中，建成住宅「義學大樓」。

四十年代日佔時期，寨城外圍那總長近2,200呎的城牆，全被日軍拆毀，用以擴建啟德機場。戰後大量人口遷入，「三不管」的地段由是成為不少新移民的落腳地，地產商乘勢洽購重建。在沒有統一規劃的情況下，十多層高的大廈於七十年代起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令寨城一度成為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地區。由於未經規劃，寨城非法僭建嚴重，街道狹窄迂迴、水渠接駁亦各施各法，加上大量食品工場的開設、黃賭毒的經營，衛生及治安均欠佳，令寨城的發展成為一個懸而未決的議題。

1984年12月，中英兩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英國政府亦於同日將香港交還中國。1987年1月14日，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清拆寨城的協議。清拆分三期進行，至1994年4月完成，並將原址改建為公園，是為今日的九龍寨城公園。

## 1960年代房委會曾有意在寨城內建公屋

香港寸金尺土，寨城最終得以建成有紀念價值的公園，實在難得。翻查1962年工務局長呈交當年輔政司的檔案文件（註四），就披露了政府一度有意在寨城內收歸公有的土地上興建公屋。其實，政府在二次大戰前後曾提出過要將寨城拆建成公園，原因是公園應屬最少機會涉及司法問題的土地用途，裡頭既沒有建築物，不會有商業活動，就不涉及牌照問題，又不會有物業租賃，司法問題亦可免則免。不過，工務局長提出當時社會急切需要公屋，社會應該不會反對，遂爭取利用寨城土地興建公屋，但當然最後政府還是選擇了一個較審慎的決定。







攝於1966年的龍津義學  
相片來源：  
政府新聞處

### 龍津義學

香港，相對中原算是南方偏遠地方。在1847年寨城落成的時候，清廷實行「移民實邊」政策，在城內設立龍津義學，吸引士人與百姓入城居住。義學門額由當時新安縣知事王銘鼎提字，入口兩旁掛著一對石對聯——上聯「其猶龍乎 卜他年鯉化蛟騰 盡洗蠻煙蛋雨」，下聯「是知津也 愿從此源尋流溯 平分蘇海韓潮」。在其對面更有一魁星閣，供奉文昌帝君神位；及寫上「海濱鄒魯」的照壁，鄒為孟子故鄉，魯則為孔子故鄉，鄒魯意為道德文明之鄉，而「濱海鄒魯」語出宋代陳堯企〈送王生及第歸潮陽〉一詩，本指潮州。可惜在百年發展路上，龍津義學難逃拆卸的命運，後來原址重建的住宅義學大樓，亦在九十年代清拆。幸而一對石對聯及門額得以保留，現時置於魁星半亭之中。

### 大照壁及魁星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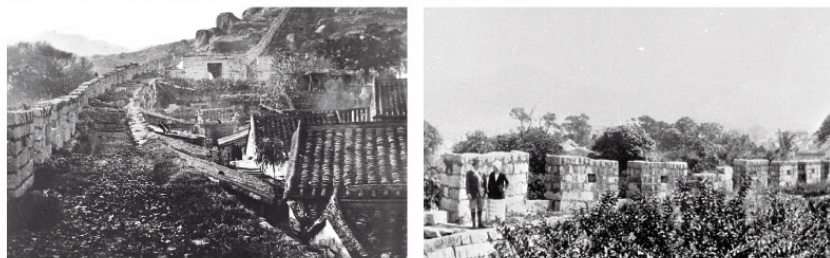
相片攝於1924年  
相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現時公園之內亦有一複製的「海濱鄒魯」照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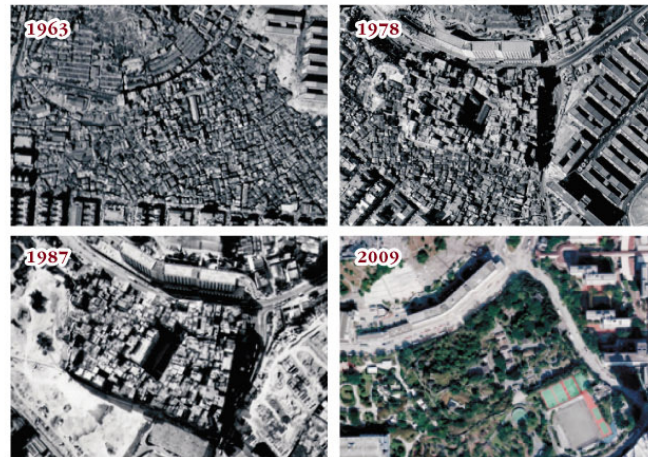
相片來源：政府新聞處（左）及香港政府檔案處（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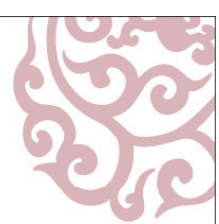
### 城牆

分別攝於1930年（左）及1924年（右）的寨城城牆照片，從站在牆邊兩人的身高，可知城牆的規模。

### 寨城變遷時代



九龍寨城的主權及地權多年來懸而未決，遂令這幾英畝土地的範圍內，一直難以行使港英政府的法例，因而出現大量不受《建築物條例》規管的重建樓宇，在狹窄的地盤內各施各法向高空發展。從過去數十年間的航空照片可見，樓宇越建越高及越建越密，反而寨城外的寮屋區西頭村，情況則較受控制，至八十年代，更被率先清拆，建成寨城公園外的賈炳達道公園。





## 一步一步走過記下的寨城民間地圖

地圖提供：陳祥全 舊相片提供：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

九龍寨城的主權經歷幾許風雨，上世紀六十年代期間，中方曾發出嚴正聲明，阻止當時的香港政府清拆寨城，港府不敢輕舉妄動，寨城自此被外間認定為「三不管」地帶。亦正由於寨城的地權問題複雜，官方要正式進行有系統的土地測量並不容易，加上裡頭樓房發展不斷，多年來一直欠缺一張較整全具體的地圖。直到1987年1月14日，寨城命運終有定案，寨城居民將要各散東西，他們遂以自己的方法去記錄寨城點滴，其中最為廣傳的，可說是九龍城寨街坊福利會義工陳祥全的手繪寨城地圖。

### 寨城地圖 為居民而畫



以一人之力完成這幅寨城地圖的街坊陳祥全，並非土生土長的寨城居民，但對寨城有著深厚感情。他自小家住附近的東頭邨，小時候最愛跟同學跑到寨城「探險」，人人視為危機滿佈的寨城，正是他兒時的遊樂場。到了七、八十年代，他成家立室便在寨城租了一個單位，一直住到寨城清拆。

陳祥全開始繪畫地圖時，不過是為了個人興趣，正當他興致勃勃之際，政府卻宣布清拆寨城，他頓感惘然，不知到底應該繼續還是作罷。但當他知道九龍城寨街坊福利會將組織義工到每家每戶做問卷，收集居民對清拆及賠償的意見時，他便決定趕製地圖，因為他知道寨城規劃不全，通道四通八達有如迷宮，義工若無地圖定將迷路，難以完成問卷調查。最後他花了四個月遊走寨內大小通道，覆核資料，完成地圖，當中不但展示出地面道路、大廈形狀，還有中層及高空的通道。



相片中可見寨城中密集的樓宇群。

寨城街道最初並非又窄又暗，只是多年來樓房擴建僭建猖獗，又缺乏規範，侵佔公共空間的情況越趨嚴重，終令地面道路越來越窄，向上發展的建築物亦阻隔本可透進內街的陽光，加上部分街道被堵塞，無法再通過，才令寨城變了迷宮。

陳指出當年不少建築商為要在擠迫的環境下進一步擴建樓房，有時會利用其他大廈的入口，甚至購入不同的單位，以改作新通道，接駁其他通道，久而久之，就形成有如迷宮的通道網絡。這些通道看似四通八達，卻又藏著不少死胡同；有時街角暗處看似是死胡同，反而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此即使是寨城居民也不是人人懂得所有通道。

### 繪製過程 成珍貴回憶

陳並非專業繪圖人員，要獨力完成地圖並非易事。其實當時寨城也有由建築商繪製的地圖，但都只為方便收租，並不仔細，加上官方地圖亦不詳盡準確，陳便參考清朝的寨城地圖，勾勒出輪廓，再以地政署的測繪圖作為底圖，將全個寨城分成六區，每天下班便拿著電筒走在寨城街頭巷尾，哪個門牌遺漏了便加上去，錯誤的便作更正。



相連的天台成為寨城小童的遊樂場



為了畫出寨城四通八達的中間通道，陳走過寨城每一條路每一幢大廈，有些大廈大門上鎖，他便等待住客上落時尾隨進入，有時更被誤當小偷，他笑言當時被狗追，遭人罵，什麼都試過了；為了畫出大廈形狀，他又得叩門進入居民單位，雖然曾被不少人拒絕，但也有很多街坊熱情幫忙，讓他到屋內記錄單位圖則，「他們很好客，還請我吃飯，糖水也喝過不少」，陳憶起這些熱情街坊，更覺寨城人情味濃厚，並非外間所傳言般黑暗。

當時寨城的樓房互相緊靠，若隔鄰大廈高度相約，就可以從一幢大廈走到另一幢，形成高空通道，所以陳也走到各大廈的天台，把所有的高空通道記錄在地圖之上。因寨城近美東邨的一帶靠山，而近九龍城一邊則是平地，所以靠山一方的一樓已是另一方的四樓，加上當時有些較低矮的樓層隨著外圍建起高樓，全被遮擋，居民也放棄單位，人去樓空，水管滲水亦沒人修理，導致有些單位長期被水淹浸，陳唯有澗水而行。為了完成地圖，陳可謂上天下海，幸而最終製成品得到廣泛認同，令陳最為滿足。

陳繪製的地圖不但協助義工完成寨城 9,000 多戶的問卷，更曾在一次寨城火警，協助消防員到達火頭，避免了一場寨城的災難。地圖其後又廣傳坊間，多次被人引用，即使部份沒有先徵求陳的同意，他也從不介意，「其實我很開心，因為很多人用我這幅圖」。陳本著分享寨城點滴的心態，只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寨城不只有黃賭毒的黑暗面，「要是真的這樣，我就不可能完成這地圖了。」

陳至今仍保留昔日繪於牛油紙上的初稿



索引

- ▲ 大廈地下入口
- T 政府設置的街喉
- ◎ 古井（相傳有一條白色的鯉魚）
- 位處同一水平的橫向中間通道
- 垂直通往不同樓層的中間通道
- + 位處同一水平可相通的中間通道
- ∩ 位處不同水平不可相通的中間通道
- 升降機
- 高空通道
- ⊠ 已堵塞的地面通道



當年寨城街坊會會址。

城內唯一的兩部升降機。

T字是城內的街喉所在位置。

縱橫交錯的寨城通道。

虛線乃寨城的高空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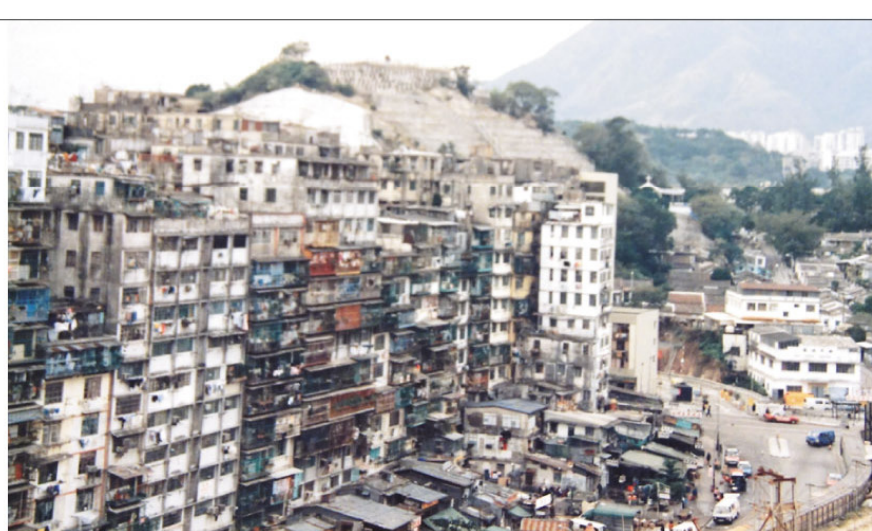
雖然陳的手繪地圖不至於百分百準確，但在寨城已被夷為平地的今天，我們似乎只能從這地圖窺見昔日縱橫交錯的寨城通道。

要看懂陳的地圖必需靠三維的想像，因為寨城建築獨特，通道並非位處單一水平。陳實在花了不少心思去將三維迷宮表達於平面之上，例如同一幢大廈不同的通道，俯瞰看似相通，實際卻可能因在不同的層數而非相通，為免誤會，陳便以起拱黑線（∩）表示不相通的通道；又如有些大廈進入後需要走一段路才能到達樓梯，在中間又得轉往其他大廈才能繼續向上走，陳便加上黑點（●）表示垂直往上的通道。





九龍寨城的舊街坊回憶昔日生活點滴



九龍寨城舊貌

## 寨城生活回憶

根據寨城清拆時人口登記的紀錄，住在裡面的居民約有9,000戶，接近四萬人。在那24,290平方米的土地上，外間都說那裡「三不管」，有黃賭毒橫行；然而，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居民來說，那又是另一片天地。

### 價錢便宜 吸引升斗市民

自小便在九龍寨城長大的芬姐見證著寨城的轉變。她憶述六十年代的寨城，樓房普遍都不過兩、三層。到了六十年代後期，國內發生文化大革命，不少人逃亡到香港，在山邊建起木屋，有建築商便看準時機，與寨城的地主商討合作重建，由建築商付錢興建，地主一般會得到重建後樓房的數層單位作回報，各取所需。寨城的樓房就是這樣由三層變五層，五層變十層，不斷重建成八、九十年代高近十數層的洋樓群。

街坊形容當時建築商建樓有如「砌積木」，哪裡有空位就往哪裡建，結果大街越來越窄，樓房緊靠，水喉等設施左駁右接，而且十多層的大樓都沒有打樁，就靠旁邊的大樓互相支撐。

對很多小市民來說，居所的建築質素固然重要，但迫於居住需要，往往價錢才是關鍵。亦正由於種種歷史及政治因素，以往在寨城建樓不需依從政府的規範，因而減省不少成本，加上買賣不需由律師處理，再省去不少雜費稅項，因此即使房子質素不怎樣，仍吸引不少升斗市民搬到寨城。



七十年代中搬到寨城的梁太表示，當時其他地區的樓價約是七、八萬元，但寨城一個二、三百呎的單位就只需二、三萬元，她就是因此落腳寨城，也管不了黃賭毒了。寨城的租金也相當便宜，不用1,000元便可租住一個200呎左右的獨立單位，正好適切初成家立室的人的需要，陳祥全就是其中一人，他說自己「從擠迫的公屋搬到那裡，簡直是個小天地」。

### 樓宇硬件不足 塑造寨城街坊的生活模式

寨城樓宇的設備或許未盡人意，多半沒有升降機，水電供應又不穩定，居住空間也很擠迫，但正是這些不足，反令寨城居民各施各法，城內盡見生活的小智慧，亦構成寨城生活獨特之處。

現在人人扭開水龍頭便有源源不絕的自來水，但在城寨生活，「儲水」卻是重要一環，因此家家戶戶都得有兩個水缸，一個儲備食用水，一個則儲備井水，作洗澡或洗衣服之用。街坊劉太說住在寨城，耳朵不靈光不行，因為自來水供應不穩定，大家都得留意水聲，一旦有自來水，夜半也得起床用水桶儲水，鄰舍之間更會互相通知。城內又有人做擔水的小生意，一毛錢一擔，三樓以上的就兩毛錢一擔；井水則比較便宜，一毛錢兩擔。

陳祥全就自製了一個「天花玻璃水缸」，可從透明物料中窺看水位，將水缸嵌上天花，便可活用居所每寸空間。有時自來水不



區內居民會直接於街喉洗衣服。



圖左面可見居民自行接駁其他大廈水喉。



毫無規劃的九龍寨城樓宇。

足，居民便會到寨城邊緣的公眾街喉取水回家，但整個寨城只有一、兩幢大廈有升降機，所以人人都得挽著水桶跑樓梯。陳笑言當時每天上落樓出門都要先「停一停、諗一諗」，水桶也好水樽也好，反正帶著出門準沒錯，儲好水就把水桶放在相熟的士多店舖，回家時才取回，這就是陳口中的「取水策略」。他指當時政府未能解決城內供水問題，居民唯有自行解決，因此即使有居民接駁街喉，政府也會酌情處理。

生活逼人，自然要逼出智慧；而相對簡樸的日子，有時亦要發揮互助精神。寨城居民團結正是環境使然，由於居住環境擠逼危險，使人格外留神火警發生，大家都得守望相助。曾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寨城，因通道狹窄，又交錯如迷宮，一旦發生火警，後果真的不堪設想。但一眾街坊回想起來，寨城其實鮮有火災，即使有也總能靠互助而化險為夷。劉太憶述一次她家樓下的藤椅店起火，阻擋了逃到街上的去路，剛巧鄰居的窗戶正正對著旁邊大廈的走廊，大家便從鄰居單位的窗戶爬到鄰廈，再走到地下逃生。

寨城只有大概三個足球場般的面積，卻住了近9,000戶，有些單位連窗戶也不能盡開，空氣不流通，居民就只好門戶大開。現在聽來，似乎毫無私隱，然而凡事有兩面，這樣反而令鄰舍關係更好。劉太稱：「從前我們整幢大廈從頭到尾，十數戶全都相識。因為生活空間不足，唯有坐到屋外，上落樓自然就會打招呼。現在（搬到新居）卻是戶戶關門，互不相識」。亦因為上落要跑樓梯，很多寨城母親都不會帶著孩子去買菜，於是就把孩子放在鄰居家中，勞煩街坊代為照顧，大家關係亦因而更加緊密。

芬姐則謂，義學大樓是城內少有較空曠的地方，她年輕時跟朋友就會到那裡聊聊天，當日建立的情誼到了今天仍在。

殖民地年代，寨城倚賴居民組織維持治安，不過七、八十年代警察亦會在城內巡邏。  
相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 「三不管」不等於無法無天

寨城街坊對人有情，也對地有情，他們都很希望為寨城平反，也許城內的「嫖賭飲蕩吹」是真的，「無法無天」卻多半參雜著以訛傳訛的說法。芬姐丈夫黃師傅自小在寨城長大，他不諱言寨城確有不少嫖賭飲蕩吹的場所，但他卻覺得寨城內的治安其實不差。這有賴街坊自組看更隊、治安隊等組織，在無人維持社會秩序之時，居民就自立自強，團結起來。也有說法指當時經營嫖賭飲蕩吹生意的龍頭大哥，為保生意，不許有人生事，所以寨城內也有其秩序，不會無故出亂子，只是孰真孰假今天已無從稽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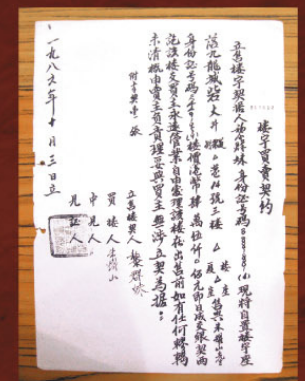


陳祥全則認為，城外人到寨城，總會因傳言而提高警惕，也因身處陌生地方而特別緊張，以致杯弓蛇影，但要是真的居住下來就不會有此感覺了。芬姐也表示，一般居民都不希望有人生事，所以對陌生人特別留意，碰上了外人難免會打量一番。也許正因如此，反而鞏固了城外人以為城內人都惡形惡相的想像，其實他們不過是為捍衛家園。街坊都稱，到了後期，警方也會內進執法巡邏，著手打擊城內不法分子。陳祥全笑言寨城居民其實也不過是尋常百姓，「我拿的也是香港身份證，也有參與區議會投票，只是住在一個沒有規劃可言的地方罷了。」

芬姐指，真正的罪惡溫床不在寨城，反而在寨城外邊的西頭村。西頭村位於龍津道附近，是隨難民潮而衍生的寮屋區。當時盛傳的娼妓、小電影、真人騷等活動，其實都在這條西頭村進行，人們只是借用寨城的特殊政治背景來掩飾不法行業。黃師傅指，當時每天晚上都有一輛輛旅遊車載著來自日本、韓國的遊客，經寨城到西頭村附近看小電影、真人騷，而且絡繹不絕。他又指，大部份癮君子其實都居於寨城外更便宜的寮屋。

### 寨城樓宇買賣契約

正如前文提到，寨城地權不明，相關的法律是否能應用也有很大的爭議，才令城內建樓不必依政府規範，買賣也不用律師協助。但這並不代表可以無法無天，因城內有其法則，現任「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總幹事業德偉指，當時樓宇買賣也有既定程序，地契以毛筆手寫於砂紙之上，多半都由福利會作見證。





寨城外圍景觀

## 從街坊福祉到服務社群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

(原名：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促進委員會)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下稱福利會）是寨城居民自發成立的組織，旨在團結寨城街坊。在數十年政治敏感時期，街坊會於城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福利會成立於1963年，當年英方貼出告示指會清拆寨城附近街道，街坊群起反對，更籌集經費組成「九龍城寨居民反對拆遷委員會」，要求中方介入，促使中國政府發出聲明，令英國政府最終擱置計劃。之後，該會居民轉而成立福利會，繼續團結居民，多年來協助街坊解決不少寨城的生活問題，例如城內水電不足，單位之內當然可以各施各法，公眾地方則有賴福利會斥資設置街燈，安裝街道路牌；寨城欠缺完善規劃，去水系統不足，加上天線水管積藏垃圾，令城內衛生情況欠佳，該會也協助安排清理



垃圾，疏通渠道等工作。福利會工作漸受居民肯定，居民作樓宇買賣時恐防遭欺騙，也會找該會作見證存檔；如城內有糾紛，該會也擔當調解角色。在寨城宣布清拆時，福利會又擔當起與政府和居民之間的橋樑，為街坊爭取賠償。

到了今天，寨城已成回憶，福利會卻沒有因為寨城清拆而瓦解，反而當寨城居民散落全港各區的同時，福利會落腳黃大仙，轉型成為一個為社區服務的團體，除了繼續凝聚一班寨城街坊，也積極開拓其他社區服務，例如舉辦社區文化、體育及康樂等活動。

城內衛生欠佳，此為天后廟上的「天羅地網」，每年由福利會安排清理。

由福利會安裝的路牌。



## 小小寨城 支撐九千家庭

政府規管不來的，除了寨城內的樓宇買賣，還有寨城內的工廠和無牌牙醫。根據一份1984年出版的《地區星報》，當中表列九龍寨城內各行各業的統計數字，當時有近百名無牌牙醫在城內開設診所，而且招牌多只自稱牙科而非牙醫。他們「無牌」卻不等如他們醫術不高明，街坊指不少牙醫的「手勢」特別好，而且收費便宜，吸引不少顧客。葉先生解釋，部份無牌牙醫其實來自內地，他們在香港無法領牌執業，唯有棲身寨城。



牙醫招牌

這個容納無牌生意的地方，亦令各行各業成行成市，包括五金、織布、食材等，當時只要有本錢就可以在寨城做生意，穿膠花、包火柴、剪線頭等工作也很普遍。寨城婦女亦因此能輕易在城內找到工作，不必外出已能幫補家計，寨城可說是個自給自足的小社區。加上寨城租金便宜，成本較低，所以不少城外的商舖都依賴寨城供應原材料，特別是食材，這可能就是小小寨城能支撐數千家庭的原因了。

寨城周邊還有許多風味食店，每夜都像墟市一樣熱鬧，最叫街坊回味的是寨城出名的小吃，如東江豆腐、魚旦、茶葉等……有部份店舖在城寨清拆後搬到龍崗道一帶，但劉太笑言「間舖就喺度，不過就搵唔啲味道」。

寨城東頭村道



## 拆城安置

無法尋回的不止店舖、味道，還有他們位於寨城的家。

在1987年1月14日早上，政府宣布將會清拆寨城，更派出超過300多人進行戶口登記，他們只許居民進出，傢俱則一概不得進入，以免居民虛報戶口，梁太以「圍城」來形容當日情境。當時居民都非常徬徨，因為自六十年代起，寨城可說是進入了一個凝固的時空，沒人想到會有清拆的一天，但當時中英雙方已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寨城主權問題亦迎刃而解，香港政府也著手清拆寨城。

當時亦有部份人不滿賠償，拉起橫額抗議。



由於當時寨城居民有近9,000戶，居民安置成為一大難題。福利會擔當起政府與居民的橋樑，他們動員近400人，組成義工隊進行「洗樓式」問卷調查，了解街坊對賠償的意願，再轉呈政府。福利會會長更與居民連續開會兩個星期，向街坊講解各項安排，他們按居民身份、行業分類，成立了「業主居民聯絡部」、「醫療聯絡部」、「工商業聯絡部」等，每組都有義工協助組織，有條不紊。梁太指當時覺得寨城在外人眼中是個鬼地方，要談賠償是「痴人說夢」，想不到最終寨城賠償能與居屋掛鉤，居民可以優先申請居屋，或者可選擇輪候公屋並得到搬遷費，可說是相當不錯的安排。

曾經有近四萬人居住的寨城，在數年間人去樓空，劉太算是最後一批搬離的居民，「當時清拆分三期進行，周遭越來越靜，我們是全幢大廈最後一戶搬離的，黑漆漆的，新居裝修完成我們便馬上搬離了。」雖然當時巴不得搬離，但寨城生活畢竟是寨城居民獨有的回憶，回憶亦成為日後凝聚力的根源，不少寨城居民後來在福利會相遇，一同回味往日生活。

正如陳祥全所言，「無前因就不會有後果，我們的根就在那兒」。





清拆中的九龍寨城（陳德明攝）

## 歷史，從紀錄與回憶中重組 攝影師陳德明

六十年代出生的攝影師陳德明（Andy），眼見兒時生活的地方隨時代不斷變遷，有所感觸，從此就展開攝影歷程，猶愛記錄即將失去的事物。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受日本人拍攝九龍寨城的攝影集啟發，返港後不久又適逢九龍寨城宣布清拆，於是他拿起相機開始記錄寨城的整個清拆過程。這批相片是社會歷史的一頁，也是個人回憶的憑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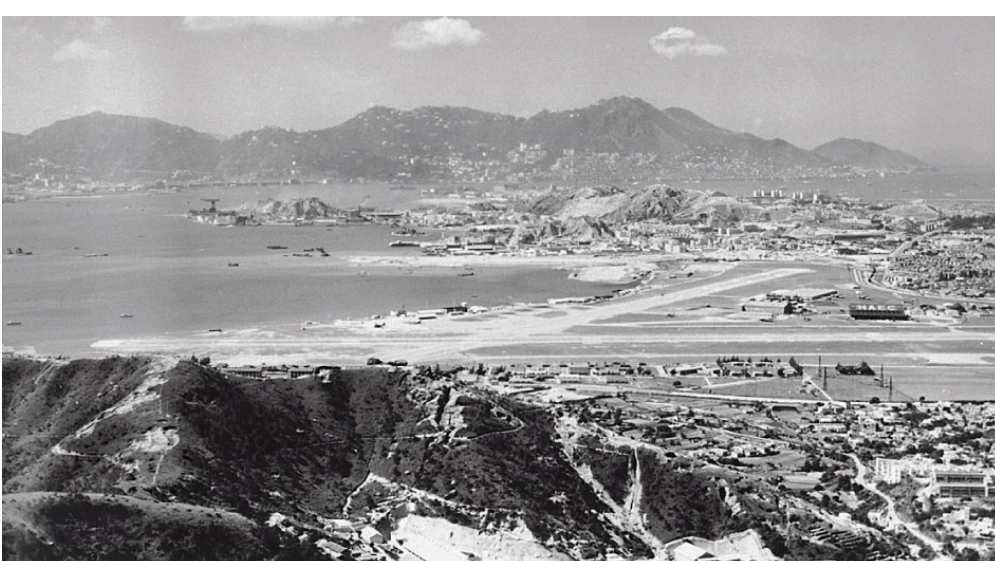
Andy 於 1986 年起開始拍攝寨城，直至寨城被徹底清拆為止，記錄由寨城尚有人生活的面貌，到後來化成一片頹垣敗瓦，滿目瘡痍的樣子。多張珍貴相片留下了寨城及其周邊範圍的種種印象：在寨城裡經營的各式山寨廠或無牌牙醫診所、圍著寨城而建的品牌、圍上了紅白藍膠布待拆的寨城、寨城裡充斥著各樣生活遺物的空置民居、寨城對出八十年代興建的單車徑、與寨城隔路對望的七十年代公屋。

Andy 形容：「寨城由一個有生活感覺的地方，到它慢慢褪變拆清。今時今日的九龍寨城是一個公園，公園裡只保留了幾塊關於九龍寨城的磚，其他的只是花草樹木。這些轉變就是現實，沒有好與不好，只是一個過程。舊的事物會消失，新的東西會出現，飛機依然經過。但這一刻機場已搬到赤鱗角，往事已成歷史，唯有從相片看昔日的人或事，這也叫做一個有紀錄的終結，比全無紀錄的好。」

昔日的菲林相機都已被淘汰，近期他才把十多年前前的菲林重新整理、修復、拼湊，重建回憶中的九龍寨城：「九龍寨城是一個很大的城堡，我的鏡頭根本不可能完整拍下來。幸好當時我『斬件』般拍下，現在科技進步，我把他們全部拼起來，我眼前才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九龍寨城。」

歷史，也是如此從片段及分散的紀錄中重組，也是一代人的詮釋。他說：「一個地方不斷變遷，50年、100年後，人們對這個變了的地方，將會有他們自己新的意義。」





寨城以外的九龍城，對開海面曾進行多次填海，發展機場。相片來源：政府新聞處

## 寨外接通全世界

寨城的「發展高峰期」在七十年代，寨城以外的九龍城，則曾經是機場所在地，接通全世界。由於起步點不一樣，令城外地區有不一樣的發展故事。

從前文提及的駱克報告可見，輔政司駱克經過初步考察後，遂認為築建一條連繫九龍城與旺角的新道路最為迫切，此路可接連起旺角至九龍半島西面一段已興建的道路，並繼續延伸至大角嘴（即今天的太子道），再沿海岸經荔枝角，繞過山腳穿越谷地，經過大圍、火炭、沙田、九肚、大埔墟市，沿山谷往西北方走，更可直達深涌。駱克視這條走向的道路最為重要，因為此路可穿越新界的中心地帶，這既有利村民往來各墟市、出售農產品，更重要的是透過道路貫連，令殖民地政府行政更有效率（註六）。事實上，英國接管新界之初，大埔墟的村民反抗最為激烈。至於九龍城，因為寨城內仍有清廷駐兵，行政上亦不容有失，故若能以道路接連這兩個地點，對不熟悉本地地區的英國人來說，實有助穩定其控制及管治。

## 打通南北東西的九龍半島道路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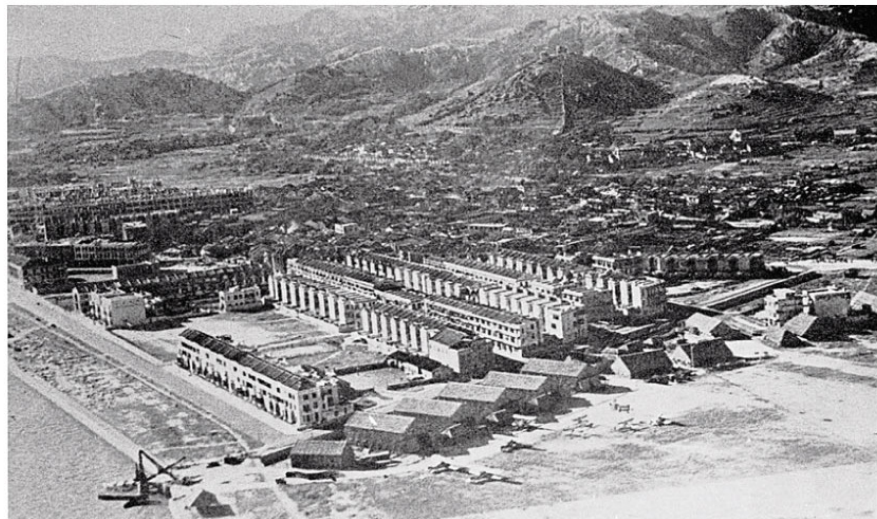
駱克建議的道路網絡最終當然有經過修改，但這已奠下九龍半島道路規劃的基礎概念。不久，南至深水埗、北入新界大埔的「大埔道」便落實興建，並於1902年通車；連繫旺角至九龍城的「太子道西」亦於1924年落成，從此把九龍半島中部的東西接通，此舉亦利好往後九龍灣的進一步發展。

政府於1910年代，曾考慮在九龍灣建立無線電通訊站，後來決定選址昂船洲，令九龍灣一時間懸空而未有用途，造就了啟德濱計劃的落實。時任立法局議員何啟於1912年提出興建一個優質華人住宅區——啟德濱。計劃得到政府批准後，他與多位當時的知名華人成立「啟德土地營業公司」（下稱啟德公司），展開填海工程及落實計劃。至1920年，第一期九龍灣填海計劃完成，成為當時區內唯一經規劃的地段，入住者眾。

這個曇花一現的優質華人住宅區落成20多年，便遇上二次大戰，慘被日軍拆毀（啟德濱發展其實受何文田香港首個花園城市計劃影響，詳情請參閱本書第四章：何文田）。至於隨後的啟德濱第二、三期填海工程，則因啟德公司面臨財困，未能依期完成。不過，如此局面卻成為九龍城邁向全面規劃的轉捩點。

其實早於1922年，有鑑於九龍半島發展迅速，政府便正式成立了「城市規劃委員會」（Town Planning Committee），並於同年推出《城市規劃方案》（Town Planning Scheme），這是香港首份有關市區長遠發展的官方規劃藍圖（註七），可以說今天九龍半島多個沿海地區多以格子狀街道佈局的社區面貌，正是拜這藍圖設計所致（註八）。格子狀的規劃當然在填海而來的平坦土地上較易落實。此外，填海得來的九龍灣亦因土地平坦而成為往後機場的考慮選址。

攝於1932年的九龍灣，前方可見啟德濱第一期計劃，後方則清晰可見白鶴山及寨城。相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 機場選址九龍城

上世紀二十年代，國內不穩定的局勢對香港構成威脅，英國政府遂有意在香港興建一個空軍機場。1926年2月18日，時任港督金文泰向倫敦提交報告，匯報有關在香港興建機場的可行性及所涉費用。當時考慮到水上飛機的停泊需要，他認為，進展緩慢的九龍灣填海區，面積廣闊而且近海，實屬不二之選（註九）。1927年12月，政府與啟德公司達成協議，政府以港幣100餘萬回購地皮，並於1930年完成機場的基本工程。

於是，周邊地區為配合機場的發展，現時衙前壟道一帶的農地及村落便規劃及發展成多條街道。該區發展很大程度是沿用1922年的《城市規劃方案》。翻查政府檔案可見，政府約於1923年起，便開始在九龍城一帶收回當區的農地，收地範圍亦鑑於土地需求增加而擴大。1933年公務報告（Administrative Report）指，由竹園通往九龍城的道路落成，同年5月，龍崗道、南角路（後稱南角道）、衙前壟道、侯王道、獅子石街（後稱獅子石道）、福老村道（後稱福佬村道）、聯合道、賈炳達道及南門道刊憲命名（註十）。衙前圍道以北的街區亦於四十年代陸續落成，成為今日所見的模樣。

機場填海工程帶動了九龍城的發展，原有的舊村落如福佬村等亦逐一消失，而留下的街道名稱，也算是昔日地區歷史的證明。

飛機在頭頂掠過，  
是九龍城昔日的特色，  
圖攝於1972年。  
相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攝於啟德機場內的餐廳。  
相片來源：香港政府檔案處

相片來源：Tkseven 維基百科用戶  
(CC BY-SA 2.5 授權)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7/Kowloon\\_Tsai\\_signal\\_hill.JPG](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7/Kowloon_Tsai_signal_hill.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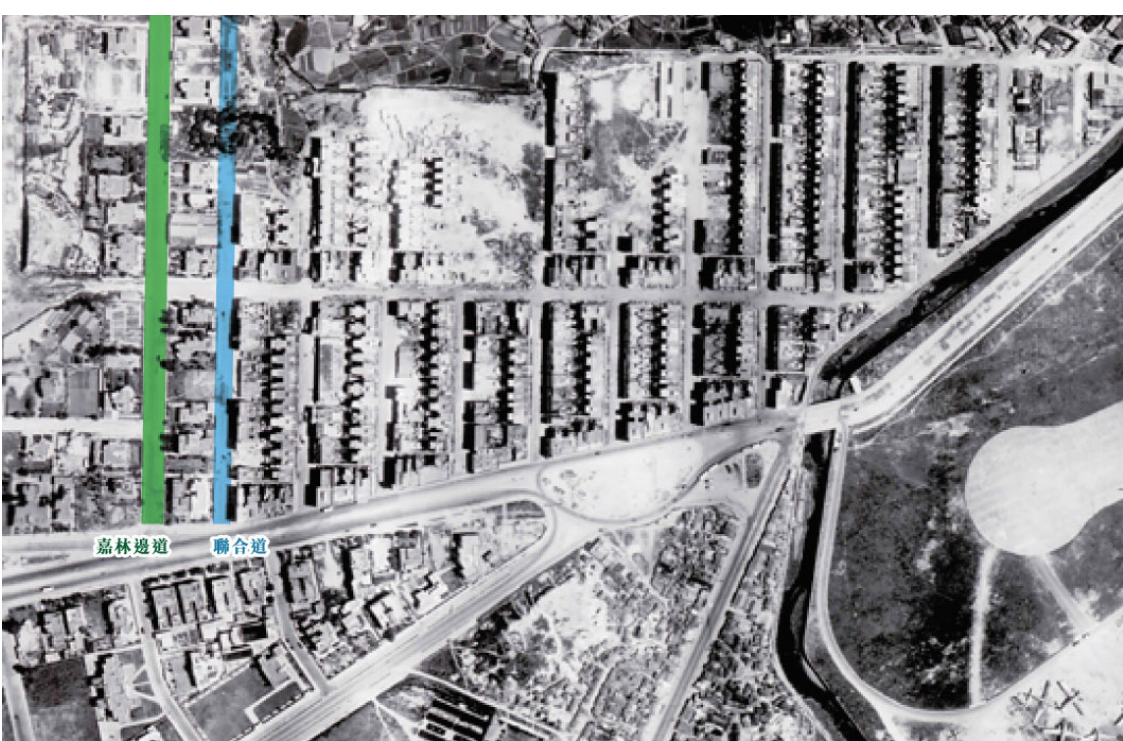


## 九龍仔山與啟德機場

九龍仔山位於九龍塘與九龍城之間。1950年代，啟德機場進行跑道延長工程。基於安全考慮，位處啟德降落航道的九龍仔山，部份山坡需要被移平，所得的沙石隨後用作填海興建跑道，至於平整後的平地則變成了九龍仔公園。

為協助飛機升降，航空當局便在九龍仔山塗上紅白相間的格子圖案，並設有導航燈及無線電導航設備。鮮明的紅白相間圖案，使九龍仔山得到「格子山」的外號，它亦是飛機愛好者近距離觀看飛機的熱點。隨著機場搬遷，「格子山」的任務亦告完成，紅白格仔亦被塗上灰色，以免誤導機師。

2010年，古物古蹟辦事處將「格子山」列入新一批建議評估的歷史建築物。



從 1949 年的航空照片可見，寨城以南的商住地區仍在初期發展。

## 城南商圈故事

寨城以東、九龍街一帶的墟市約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陸續消失；寨城以南、太子道西北的街區，則隨後逐步發展，建成了香港早期市區最典型的商住混合唐樓群。這裡自二次大戰後至九十年代初，都與啟德機場為鄰，如此就限制了樓房的發展高度，形成了全區一整片低矮樓群的景觀，另一方面機場也帶來了人們頭頂上飛機掠過的驚心動魄情景，和隨之而來的大量出入境旅客，令九龍城區好不熱鬧。

童年時家住嘉林邊道的街坊何建宗，談及一則兒時往事，就正好反映了社區街道及本土經濟如何建構了人們從生活鎖事而來的美麗回憶，也就是情感如何寄託於社區的獨特面貌。

何建宗稱，小時候他會和妹妹比賽順序唸出每一條街的名字：「我會靠常常光顧的店舖來記憶街道，就如侯王道，就有個大街市，那兒現在還有很多名火鍋店；衙前壆道就有很多泰國菜，那著名泰國菜館就在那裡；再下一條街是南角道；再下條是龍崗道，記憶中那裡應該有間郵局。」何還想起兒時常光顧的嘉文書局，看中醫的藥房等等。

這些生活軌跡與消費習慣構成了人們對這個社區環境的歸屬感，今天他已成家立室，小家庭搬離了九龍城，但很多時還是會回家和父母吃飯，孩子的奶粉還是在熟悉的藥房購買。九龍城的店舖，就是把人留住，也把感情維繫住。

## 鄰近唯一的商住混合地區

其實，對比龍城區與毗鄰九龍塘區地段的規模及整體氛圍，嘉林邊道明顯是兩者的分界；其東面的龍城區，地段面積明顯較小，物業定位較大眾化，規劃上容許有地舖商業活動，五十年代劃作「商住」(C/R) 土地用途，今天則是「住宅 (甲類)」，可以最高 7.5 倍地積比率進行重建，建築物最低三層可作商業用途 (聯合道與嘉林邊道之間的一列地段，則扮演過渡的角色，屬「住宅 (乙類)」，密度中等)。至於嘉林邊道以西，則屬「住宅 (丙類)」，商業活動的限制較嚴，基本上可稱為純住宅區。因此市民大眾今天一般前往購物、飲食的範圍，都主要集中在聯合道至打鼓嶺道約共八條平行發展的街道組成的範圍，裡面更設置了公眾街市大樓，供應鮮活食材，這順勢亦造就了鄰近街區成為街市的伸延，售賣其他乾貨食材，一直支援著鄰近純住宅區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當然，往後因機場帶來大量的出入境旅客，亦為這區帶來龐大的人流，使之日漸發展成美食匯聚的地方。



1993年底落成的九龍城廣場

## 聯合道、福佬村道、獅子石道

位處「城南商圈」邊緣的聯合道，今天有不少樓宇已被收購，相信數年後會有另一番景象。至於進入商圈後的首兩條街道——獅子石道及福佬村道則臨近九龍城廣場，零售業在這三條街道聚集，形成主要的購物區，人流暢旺。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條街上有不少書局、文具店、校服公司等，明顯以附近學校區的學生為服務對象。

有指獅子石道命名與獅子山有關，由於獅子山英文稱為「Lion Rock」，故出現翻譯之誤成為獅子石，而昔日寨城附近確有鄉村名為獅子石村；至於福佬村道名字則紀念於三十年代隨著九龍城區發展而被清拆的福佬村，「福佬」指村裡為數最多的福建人。

## 店舖巡禮

### 柏高陶瓷（聯合道 98 號 C）

柏高老闆譚先生來自潮州，20多年前初到香港時曾於買炳達道的木行任職，他形容，當時買炳達道尚是泥路，沿路至東頭村全都是木屋，或住家、或牌檔、或山寨廠，而木行則集中於現時御豪門那邊。

後來適逢香港製衣業繁盛，他便轉到街邊擺檔賣成衣，至16年前開始經營缸瓦，於潮州設廠代客起辦，專營酒樓、食肆批發。近年隨著復古潮流，也有不少零售客人到店中尋找已停產的萬壽無疆杯碗或一度停產的公雞杯碗。



### 榮麗時裝女服（獅子石道 22-24 號樓梯底）

小小的樓梯舖是一家已近40年歷史的女服訂造及改衣店，曾先生兒孫滿堂仍堅持開舖，架著眼鏡，手執古董熨斗、腳踏老衣車，為顧客改衣。他曾經歷過在舖裡與四個師傅擠著一起趕工、衣服堆滿櫥窗的黃金歲月，又經過到處「打遊擊」東撲西撲接生意的淡靜日子，也成了香港製衣業興衰史的一份子。



### 昌記校服（獅子石道 62 號）

在區內經營超過40年的昌記校服，製造及售賣區內、區外、甚至海外學校的校服，有如校服博物館，至今它仍是不少何文田區學校學生購買校服的必然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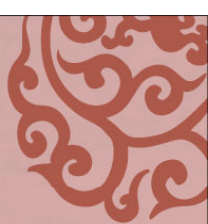
### 豪華餅店（衙前圍道 136 號 A5）

名叫豪華餅店，店面與出品卻甚是大眾化。裡頭幾個舊式玻璃糕餅櫃，放著的都是一件件樸實的糕餅麵包。此店於七十年代開業至今，多年以來，出爐時分都常有人龍排隊購買。豪華以蛋撻馳名，勝在「出完一底才出一底」，新鮮熱辣。



### 嘉文書局（聯合道 72 號 A）

嘉文書店自1971年在區內經營至今，售賣教科書及文具，陪伴不少莘莘學子走過上學的歲月。嘉文書店曾兩次搬舖仍留守九龍城區，門面招牌由著名書法家區建公，於逾80歲之齡親筆提字，並鑄造成古銅招牌，一直沿用至今，共同見證九龍城的轉變。現時位於聯合道的新店，櫥窗還放上舊店照片，以喚起舊客人的回憶。





## 百年公平商標字號 公和荳品廠 (福佬村道 67 號)

公和荳品廠這百年老字號發源自東莞，店名來自創始人樂公和，早於 90 多年前已傳到香港，現存最古老的總店位於九龍城福佬村道，屹今已逾 50 年歷史。內裡的一個石磨、一個招牌、一個商標、一幀相片、一個燈籠、一把吊扇、一個時鐘，都在九龍城區的變遷中屹立不變，訴說著公和與九龍城區的故事。

很少新一代年輕人會繼承上一代的事業，公和始創人樂公和的樂氏後人亦沒有承接祖業，選擇交予遠房親戚潘逢景打理。潘逢景的女兒潘影兒近年決定繼承公和，花了四年時間「落手落腳」實習店裡的每一個崗位，學習製造荳品的基本步驟和程序，和上一輩的老師傅們慢慢磨合。她從中體會到一番管理之道：「始終老一輩的人接受管理的一套和我們年輕的一輩是有分別的，要經過長時間磨合，慢慢改變。一下子改為大企業的管理模式，他們完全沒辦法接受。」

### 不變的豆漿 不變的裝潢

公和多年來不但深受區內街坊歡迎，舊街坊遷出區外仍常回來光顧，甚至有區外的客人特意慕名而來只為買一磚豆腐。潘小姐認為，這全因公和一直堅持用石磨磨豆漿：「用石磨磨出來的粒子比較粗糙，沒磨得那麼『盡』，變相喝起來豆味會比較濃郁。」豆漿是製造其他荳品的原材料，豆漿的品質高，生產出來的荳品亦自然比較香。

不變的又何止豆漿的味道，公和的一磚一瓦都沒有改變，只有門口「公和荳品廠」五個大字間中油漆翻新。潘小姐笑說：「客人還叫我千萬不要裝修呢，怕裝修了會認不出來。很多人都是憑記憶回來的。」的確，很多人是趁著假日來公和吃豆腐花，吃的就是回憶，「你知道現在的人喜歡回憶從前的美好，回憶小時候，爸爸媽媽爺爺孃孃帶他們來，為著這些回憶，很多人也會專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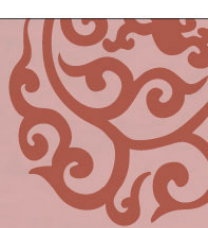
### 不變的荳品廠見證萬變的九龍城

公和歷 50 載不變，然而九龍城區在這 50 年間卻又經歷不少變遷。九龍城曾經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區，當時公和的生意非常暢旺，潘小姐回憶：「十幾年前機場還在的時候，九龍城很好、很熱鬧。旅客辦理登機手續後還有一個多小時，能去哪裡？當然是在九龍城消費，吃東西、飲茶、買東西，最後衝刺才上機。那時九龍城是很熱鬧的，很多遊客，生意當然很好。那時候站在店外的客人比裡面的還多，人們完全不介意站在門外吃豆腐花，拿著碗就在門外吃，黃糖就放在外面。從前我們只賣豆腐花、豆漿和煎豆腐，就已經足夠。人們喝完豆漿便走了，好像趕去『下一站』看看還有什麼店可以逛。」隨著機場遷出九龍城，此情此景已不復再。

見證機場遷出，區內亦正經歷新舊更替，潘小姐難免有點感慨：「從前突然間會有飛機在頭頂上飛過，晚上一盞盞燈在『閃呀閃的』。外區的人可能會覺得很吵，但我們已經慣了，是生活的一部份，機場搬走以後，安靜得令人有點耳鳴。生意方面，當然跌了很多很多，沒有遊客、等上飛機的客人，幸好我們還可以捱下去。現在這區多了很多空置單位，好像對面那些，正在等拆、有些等收購。區內又有些新樓宇，新舊樓的對比很大。」



面對這些變遷，潘小姐感覺矛盾，既希望改變帶來生氣，又不捨寄託了多年感情的舊物，她最不捨的，還是相處多年的街坊：「街坊可能要搬走，不能住在這裡。你知道現在樓價那麼高，新樓宇可能要上萬元一呎，住在這裡的舊街坊，有多少錢自己心中有數，可能賣了舊屋後未必能搬回這區。」她寄望啟德郵輪碼頭和酒店建成後，能帶來新的顧客，盛況重現。



衙前望道

## 侯王道、衙前望道

侯王道、衙前望道兩街，可算是商圈的中心位置，當中設有九龍城市政大廈，鄰近街舖亦有不少食材店，是街市的共同體，加上食肆林立，不論白天抑或晚上皆人來人往、車水馬龍。

衙前望道的位置，昔日曾有過一村名為衙前望村，該村是「衙前圍七約」之一，與衙前圍村、沙埔村、隔坑村、石鼓壩村、打鼓嶺村、大礮村連成一線，現已全被清拆，亦有指這裡得名與位於衙門圍牆之前的走廊有關；而侯王道的名稱，相信與區內的侯王廟有關。

## 店舖巡禮

### 華利園皮鞋 (衙前望道 1 號 B)

至今已經營 60 年的華利園皮鞋，店主王先生自家人手製造皮鞋，款式都是大眾化的經典，簡單舒適，如今亦兼營補鞋服務。王先生於戰前已於區內居住，二戰期間，親眼目睹日軍在區內搶掠情況。



### 大和堂蔘茸藥行 (衙前望道 24 號)

位於衙前望道一幢戰前唐樓，單看其舊式裝潢，古色古香的牌匾、高高的百子櫃、一樽樽浸藥寶酒、一幀幀黑白舊照，都叫人體會到它落戶九龍城 60 多年那看得見的份量。



### 冠和酒行 (侯王道 93 號)

同樣超過 60 年歷史的冠和酒行是地道的土多辦館，不但賣酒，也是香港少有的自家製醬料店，其廠房設於上水，部份貨品如豆瓣醬則於九龍城舖內釀製。其實，酒行本身也像醬料一樣，經歷越久浸泡越有人情味。他們最初落戶衙前圍道，1997 年後搬到現址，上代店東和老師傅亦已退休，由第二代東主接手。



### 梁全利刀剪 (衙前圍道 29 號 B)

上一代人重舊情、懂珍惜，一柄刀、一張剪刀都有感情。梁全利刀剪靠著這份感情和世代相傳的打磨技術屹立九龍城超過 50 年，由分租人家店舖一個小儲物櫃大小的位置起家，到今天擁有自家的刀剪店。

該店現存的收銀木櫃桶及木櫈已沿用了超過 40 年。回想九龍寨城內昔日的「山寨廠」，對刀剪等用具需求量大，加上機場之利，旅客及外國移民亦愛光顧，梁全利生意旺極一時。



### 樂口福潮州酒家 (侯王道 1 號)

樂口福創於 1954 年，曾與陶芳、金龍（後稱韓江）和昇平合稱「九龍城四大潮州酒家」，現獨存樂口福一家。位於侯王道一幢嶺南式戰前唐樓，舖前的騎樓柱漆上桃紅底色、黃色邊框，鑲著金色「樂口福酒家」大字，塑膠燈凸字招牌充滿五、六十年代味道，老闆李先生念舊，店裡裝潢、陳設、連菜式都依舊，專營高價正宗潮州菜。



### 方榮記 (侯王道 85 至 87 號)

方榮記自 1956 年開業，於昔日寨城附近的街邊牌檔經營火鍋檔起家，其沙嗲火鍋非常馳名，源用家傳秘方，現已傳至第三代。



## 細數九龍城這五、六十年 金城號（衙前塋道44號）

在九龍城經營超過60年的金城號東主林老先生，在區內生活超過70載，其兒子林永健亦在區內成長，聊起九龍城今昔大小事兒，如數家珍：「九龍城近五、六十年的歷史，我都記得，如果要說，說幾天幾夜也講不完。由九龍城建機場、拆機場、建街市、拆街市、客家村，還有脫衣舞年代到現在變成公園，那些我們都很清楚。」

### 由鋅鐵牌檔到市政大樓

林老先生回憶九龍城早年，全區尚未完全發展，區內以侯王道為分界，朝嘉林邊道方向為市區，朝現今沙浦道方向則為市郊。當時九龍城衙前圍道牌檔林立，1950年，金城號就是在那僅三呎乘四呎的牌檔內起家，至六七暴動前夕，便買下衙前塋道的舖位。當時衙前塋道屬市郊，樓宇多半是四、五層高的住宅別墅，全是戰前建築。在粵語片流行的年代，九龍城一帶曾有片場，許多影星都居於衙前塋道上，林老先生的父親就是大埔戲院及大園戲院的經營者。到了金城號落戶現址時，已是六十年代，衙前塋道的住宅已漸轉作商業用途，例如他們樓上，就曾經是中醫館和天台學校。

後來九龍城機場擴展，一度徵用衙前圍道作運泥車的車道，封了行人道，人們需靠行人天橋橫過衙前圍道。無行人經過，牌檔就無法經營，紛紛遷到衙前塋道、侯王道及獅子石道一帶，九龍城的市集區也從此易位。林永健憶述：「這條路的兩旁和獅子石道全都是牌檔，中間的行人路很窄，車輛僅可通過，要避人、避東西，中間還有一個用鋅鐵搭建的舊式街市。」

到了八十年代中，該市集發生大火，一夜之間被徹底燒毀，當時位於市集正對面的金城號看著那場大火發生，林永健說：「我們就在這裡看，對面已經成了火海，我們當年整個帳篷都受熱變曲了，因為旁邊燒得厲害，一晚便燒通了牌檔，這大火促成了街市的變遷，捐出街市這塊地的人也是我們的熟客，他們捐地讓政府建新街市。」就是這一次意外，促成了政府在市集原址興建市政大廈，成了今天的面貌。



### 兩代見證民生書院變遷

此外，林老先生戰前避走廣州，戰後返港便在民生書院就讀小學三年級，當時民生書院位於嘉林邊道的校舍仍被英軍徵用，只得租用民房先行復辦小學。林老先生形容，當時的校舍約有三層高，由兩幢樓宇打通而成，還有一條高高的門檻，學生人數不過數十人。現在的民生書院已遷到東寶庭道，而林老先生的三個兒女、六個子侄均於民生書院畢業。

### 不變老店緣 不捨街坊情

金城號的舖頭招牌，原來出自書法家卓少衡之手，與2010年才結業的羊城酒樓的招牌一樣。時代變遷，從前臘味屬高價貨，現在人們只視飽參翅肚為珍饈，街市也漸漸被超級市場取代，可幸是臘味海味存放越久越升價，不是新經營者所能取代，金城號自有其生存之道。

然而，年屆80歲的林老先生仍繼續經營下去的主要原因還是一份街坊情，他說：「我們能夠經營，全靠那些熟客。住得遠遠都過來，新界、西貢、九龍塘那些地方……都來光顧我們，有些至今已光顧了兩、三代。」金城號的客人傳到下一代，經營者也一樣，林永健亦已接手繼續經營父業，而林老先生卻未言退，仍坐在掌櫃，笑看九龍城的演變。

## 炭火烘培出的茶葉 茗香茶莊（侯王道 77-79 號）

茶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份，飲茶文化既是大眾化的生活習慣，也是一門講究的藝術，茶具、水、茶葉、沖泡技巧，都有相當的要求。茶葉固然是茶道的靈魂，在港經營茶葉生意 50 載的茗香茶莊，堅持著茶葉文化的傳統，享受著九龍城這刻的寧靜。

### 在茶中長大的第三代

茗香茶莊為陳氏家族事業，陳家祖籍潮州，五十年代因避走土地改革運動而舉家走路來港，於 1961 年到埗香港後，在黃大仙東頭村開始「擺地攤」賣茶葉，至 1963 年買入九龍城賈炳達道舖位正式開店，後於 1973 年搬到侯王道現址。

茗香現佔兩個舖位，一邊是店面，一邊為茶室，後面設工場，而陳家則住樓上，可算生活都離不開「茶」這門家族事業。陳政建是茗香茶莊的第三代少東，自小便在茶莊裡幫忙經營，2000 年，陳政建接手茶莊後，才正式開始研究茶葉。茶葉，是一門廣闊深奧的學問，要掌握箇中學問，可能要窮一生精力，「每年都有新茶推出，有不同地方的出產，永遠學不完。而且茶葉種類繁多，普洱、鐵觀音、壽眉、香片等……我現在只不過掌握了七成左右，因為很多事需要經驗，見得多才會懂。」

### 堅持傳統 延續茶文化

茗香是香港極少數仍堅持自家加工茶葉的茶莊，工場裡，師傅以人手揀茶、混茶、焙火，更保留絕無僅有的炭爐烘焙茶葉技術，「用炭灰的厚薄去控制溫度，不需要溫度計，我們用手一摸便知溫度，用鼻一聞、用眼一看便知茶葉有沒有焦掉。」

陳政建認為，正因他們一直保持傳統，茗香茶莊才可以屹立至今。他自言茗香的經營手法保守，絕不碰非傳統的茶派，也不像其他同業，讓客人試茶、有漂亮的包裝、落力的推廣，「外面賣茶葉，將包裝和租金的成本全都加在茶葉的價錢上。我們沒有包裝、沒有裝修，只把心思放在茶葉的質量上。」他們就是靠貨真價實、靠多年累積的聲譽、靠對傳統茶文化的堅持去經營。



事實上，茗香也不是墨守成規的，他們曾與著名食家蔡瀾合作推出「暴暴茶」，風靡一時；又設茶室供客人品茗閒聚，舉辦品茶會，以茶會友。

### 九龍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陳政建在九龍城長大、在九龍城居住、在九龍城經營，是切切實實的九龍城人。他愛這裡公園多，近有寨城公園、賈炳達道公園，不遠處於有九龍仔公園，是別區難求的好環境。

30 多年來，他亦見證九龍城許多變遷，「最明顯就是啟德機場搬遷，其次就是寨城的清拆，兩件事對我們的生意影響都很大。機場搬遷，令遊客生意驟減，從前很多客人都趁離開香港前，到我們這裡來買點茶葉作手信，畢竟我們這裡很方便。至於寨城，當年住了近四萬多人，街坊搬走以後，雖然間中會回來，但凝聚力始終下降。」不單是生意上的影響，整個生活環境與社區的印象亦改變了：「從前機場還在，樓宇建得很矮，現在建得好像……難聽點說，就像一支支『香雞』（拜祭用的香）一樣，沒有規劃，我們早晚會被屏風樓包圍，居住環境會變得狹窄。」



社區面貌縱有變遷，陳政建卻認為，九龍城許多老字號仍能保留昔日的人情味，「不是說傳統便一定是守舊老土。現今的新式商場，到處都冷冰冰，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家大集團經營，不會有我們這種味道。附近幾家舊式茶葉店、老的新三陽、和記隆、方榮記，均立足九龍城區幾十年，人們經過，可以進去喝杯茶、試件餅，我們就是保留了這份人情味，很特別、很傳統，始終還未融入時代的洪流裡。」

見證著九龍城近廿載急速轉變，他不無感歎，「九龍城正在轉變，很多舊樓被收購重建。其實也沒有辦法，社區也有生老病死，舊了自然要翻新。如何改變當然由人去控制，但總不能永遠用錢去衡量。」





南角道

## 南角道、龍崗道、城南道

顧名思義，城南道，就是昔日九龍寨城以南的街道；而龍崗道、南角道與之彼鄰。這三條街道上的食肆、士多、食品零售等批發店星羅棋布，加上區內不少著名食肆皆位於附近，成功吸引區外食客，晚膳時段人流特別多，路旁泊滿食客的車輛，好不熱鬧。

這幾條街道上的泰國餐館、泰式小食店、雜貨店都特別多，故又有「小曼谷」之稱。

## 店舖巡禮

### 新青年理髮公司（城南道 53 號）

原名「大華」，後來改名為新青年。一班師傅自開店至今已共事 60 多年，「飛髮機」至今仍未退休，一如店名般充滿朝氣。年屆 83 歲仍一頭黑髮的劉師傅憶述：「我們開張時九龍城仍是『爛地』一塊。」新青年當年非常著名，許多紅星如方艷芬、紅線女、鳳凰女都曾光顧。



### 創發潮州飯店（城南道 56-62 號）

九龍城區多潮州人聚居，潮州菜館自然多，創發專攻「打冷」。其菜式都是預製，是五、六十年代勤勞的潮州人來港謀生為節省用餐時間而衍生的快餐模式。創發保留典型平民食肆的格局，燈火通明，菜牌掛牆，甫進門便是超過 60 款菜式的「冷檔」，令人花多眼亂，當然少不了馳名的滴水鵝和餐前正宗潮州功夫茶。



### 清真牛肉館（龍崗道 1 號）

五十年代在尖沙咀起家，八十年代遷到九龍城至今。創辦人馬仁魁是個回教徒，店裡不賣豬肉、不賣酒，其包點功夫是從上海學回來的，巴基斯坦咖喱的秘方則師承香港七號差館的印巴籍警察。



### 陳仔葛菜水（衙前圍道 17 號 B）

陳仔於 1949 年前已在南角道牌檔賣湯水涼茶，七十年代在城南道擺街邊檔，八十年代因政府整頓市容而遷入龍崗道舖位，直至九十年代遷至現址，可謂隨著九龍城的發展步伐一直流轉。創辦人陳老先生兩夫婦經營逾 40 年，由侄孫賴先生接手至今亦已 22 年。



店裡至今仍保留叔公年代已使用過的「擔挑竹」、初入龍崗道舖位時手製的宣傳牌等，且沿用明火方式製作龜苓膏，不同的是龜苓膏的盛載方式，賴先生說：「從前賣龜苓膏好像豆腐花般，在大盤內『舀』出來的，後來才改用一盅盅銷售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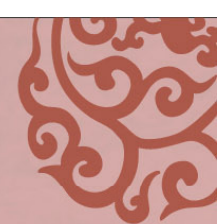
### 永源洋服（衙前圍道 52 號 B）

時代變了，人們都買成衣，訂製衣服的人買少見少。66 年歷史的永源洋服，曾為適應時代，縫製過不同潮流款式的衣服，但如今也敵不過時間的洪流，經營極為困難。



### 創豐行（衙前圍道 52 號 C）

開業 50 多年的創豐行，昔日在九龍寨城經營，要在寨城如迷宮般的通道送米到各家各戶，東主陳先生一家亦曾住在寨城，直至清拆後才搬到現址繼續服務九龍城街坊。



## 承傳也在傳統上去蕪存菁 貴嶼和記隆餅家（城南道 59 號）

走過城南道，有一家紅色磚砌外牆的店家相當搶眼，探頭看看店內，貨架上放滿了林林總總精美的糕點菓餅，琳瑯滿目，仰望那一副古色古香的牌匾寫著「貴嶼和記隆餅家」。貴嶼和記隆餅家是一家潮式餅家，有齊餅糖糕飽。他們至今開業超過 60 年，由創辦人楊波的兒子楊子儀繼承祖業。在香港經營這一門潮州傳統手藝，兩代人曾經歷過一段艱辛的學藝、創業與守業的日子。

### 由嫁女餅起家至五花八門

楊波少時在家鄉潮州貴嶼大街薛源合餅家學師，學會了製作潮州糖、餅的手藝，經傳統訓練過程三年零四個月滿師。來港後與同鄉組成團隊創業，起初製作潮式餅食批發予各大酒樓，至 1948 年於尖沙咀海防道開設門市。至 1969 年，因舖址需拆卸重建，故遷至多潮州人聚居、在九龍寨城旁邊的城南道。

五、六十年代，全港曾有六、七十家潮州餅家，「當年一個師傅識『整幾味』，便會做出來做批發生意」，光是九龍城已有好幾家著名潮州餅家，「那時寨城裡有幾十家潮州小餅家做批發，打鼓嶺那邊也有一家很著名的顏成記……西城路有一個做潮州粉果的很好吃，我現在也找不到那種味道。」現在香港卻只剩下不到五家較具規模的潮式餅家。貴嶼和記隆則全靠收集各家師傅的製餅技巧，增加產品種類，方才能堅守至今。

### 傳承上一代製餅精神

第二代承繼人楊子儀今天談潮州餅食談得頭頭是道，原來也花了 15 年研習箇中技術，他稱早年的製餅老師傅都怕被後輩取代，不願意授徒，他花了很多心思才說服一班老師傅。

然而，潮州餅食種類繁多，製作過程複雜，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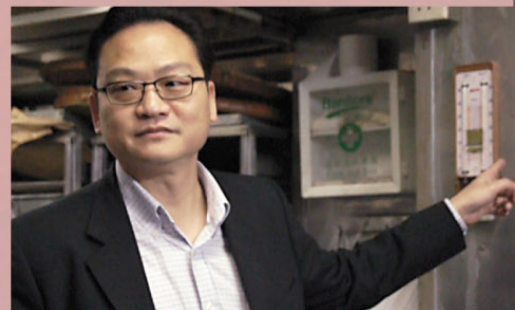


本不可能熟記每一種產品製作方法，於是楊子儀筆錄各個師傅的製作技巧，從中選取最精華的部份，然後把製餅的步驟、配方寫成他口中的「formula（方程式）」，令餅食的品質操控更穩定、方便訓練製餅流程操作員之餘，更重要的是把潮州餅食的傳統文化記錄下來，以便承傳，「我集各師傅大成，去蕪存菁，再整合成一個方程式，這當中包括很多精華、很多代人的精神。文化不是個人的，要承傳就要將它發揚光大，讓其他人都能感受。我們就是擔當一個代行者的角色，把東西融匯以後再發揮出來，讓師傅們的精神不死。」

### 結合知識與傳統 在新舊變遷中接棒

貴嶼和記隆在九龍城區經營逾 40 年，楊子儀回憶往事時說：「從前寨城裡住了很多潮州人，他們上班下班也會買東西吃，即使很晚，也有客人想買東西，當年我們營業至晚上十時，現在提早至八時。當然，今天很多搬到別區的潮州人也會回來買糕餅，他們說『別處沒有啊，即使有也不合口味』。」

他決心結合知識與傳統，把科學、商業等元素引入潮州餅食這傳統手藝的經營之中，「傳統，是人的自然喜好需要，那風味來自它的歷史。我們做的是潮州很原始、以古法食材做出來的風味食品。師傅在傳統的造法及食材突破，做出更好吃的東西。」他以科學方法去研究及提升傳統製餅技術；又為貴嶼和記隆建立品牌「貴嶼仔」，以麵塑公仔重現父親楊波少時賣餅的形象，以商業手法表現傳統印象，這都讓這門傳統的潮州餅業在新世代中得以活化。



## 打鼓嶺道、啟德道、沙浦道

打鼓嶺道、啟德道及沙浦道位於九龍寨城以南的街區最東面，屬較邊緣位置，亦最接近啟德機場舊址。沙浦道、啟德道、打鼓嶺道今天是車行、建材業、設備公司、五金行及批發業的凝聚點，大概與這三條街道寬闊，而且公共交通工具甚少駛過，可供車輛較長時間停泊於車道兩旁有關。



沙浦道

這三條街道的名字均與附近一帶昔日的古村有關。沙浦道名字出自當時九龍寨城附近的兩條鄉村——上沙浦村及下沙浦村，沙浦道正是由沙浦村的土地開闢而成的；啟德道原名寶崗道，為紀念日佔時期被日軍清拆的啟德濱而重新命名，而啟德二字取自填海發展該地的前立法局議員何啟及建築商區德；而打鼓嶺道則因打鼓嶺村而命名，因該村居民多為九龍寨城「更館」的更仗，以沿寨城牆登山打鼓為業，因而被稱為打鼓嶺村，這條在打鼓嶺村中開發的道路亦因此得名。

## 店舖巡禮

### 國際雪櫃（啟德道 63 號）

啟德道有不少專售商用雪櫃的公司，當中經營近 30 年的國際雪櫃，自 1995 年起搬入九龍城，皆因同行都聚在這條街道上，形成較佳的經營環境，說出了行業的心聲。

### 錦華針車公司（打鼓嶺道 66 號）

七十年代，香港工業興盛。鄰近的新蒲崗，製衣工廠林立，九龍城亦因而曾經聚集過逾十家針車公司。不過，自內地改革開放後，工廠北移，針車公司亦相繼倒閉，現在只剩兩家。經營已超過 50 年的錦華針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起初位於龍崗道，後遷至打鼓嶺道現址，現在亦因針車生意大不如前，要兼賣勞工手套。



### 卓華記（打鼓嶺道 48 號）

打鼓嶺道上建材公司林立，大家關係密切友好，當中眾店推介最具資歷的為卓華記。1982 年開業至今，現由兩代叔姪一起經營。



### 廣成黃炎木園（打鼓嶺道 45 號）

昔日九龍寨城外有許多存放木材、供木匠工作的寮屋及帳篷，稱為「木園」，參觀九龍寨城的英國人因此稱該條進城的道路為「Carpenter Road」，中文音譯變成買炳達道，而這些木園後來隨著寨城一起清拆。現在九龍城區內仍有幾家木園，即售賣木材的店舖，打鼓嶺道上就有一家廣成黃炎木園，在現址已經經營超過 20 年。



### 英輝汽車服務（打鼓嶺道 39 號）

沙浦道、啟德道及打鼓嶺道一帶有很多車房，大抵與街道寬闊、可以在路旁停泊車輛有關。英輝汽車服務於 1960 年已在衙前圍道 51 號開業，現年已 70 多歲的東主賴先生憶述，當時衙前圍道有一列六家車房，現在分別散落在九龍城及土瓜灣，而英輝則於十多年前搬到打鼓嶺道現址，為一幢戰前唐樓的地舖。



### 朱新記石廠（打鼓嶺道 54 號）、朱炎記雲石廠（打鼓嶺道 63 號）

打鼓嶺道上有兩家歷史悠久、碩果僅存的石廠——朱新記和朱炎記。朱炎記開業已超過 60 年，由朱家長兄創立，已交由下一代打理，而朱新記為其「兄弟舖」，由朱家排行第七的兒子七叔創立，故又稱朱新記七叔石廠。



七叔年輕時於朱炎記跟從兄長和老師傅學藝十多年，曾見證朱炎記承接宋皇臺石刻工作，他指出宋皇臺工程由商人趙聿修出錢，圖則由新界人畫。兩家石廠現主要接填場石碑生意，尤其鄰近基督教墳場，另外亦承接培正中學的基石石刻訂單等。

## 細說九龍城小曼谷由來 昌泰食品 (啟德道 25-29 號)

近二、三十載，九龍城區越來越多泰國人聚居，泰式餐館、小食店、雜貨店成行成市，區內甚至會舉辦泰國節日的慶祝活動，儼然一個泰國的縮影，城南道一帶更被譽為「香港小曼谷」。於九龍城經營最久的泰式食品超級市場，原來最初落戶啟德道，他們專售泰式食品及雜貨零售批發已 30 年，見證泰國人在香港落地生根、這個小曼谷如何漸漸在區內形成。

### 八十年泰國來的過埠新娘

八十年代，香港政府為安置木屋居民在九龍多處興建臨時房屋區，包括昌泰當時位處的橫頭磡。臨屋區內的單身人士之中有人開始迎娶來自泰國的過埠新娘，她們通常是泰國當地的潮州華僑，加上泰國當地飲食文化和中國接近，較容易融入香港環境。她們來港後，又會穿針引線，因此越來越多過埠新娘來港定居，並漸漸於馬仔坑、九龍仔等臨屋區聚集。這些泰國人來到香港，飲食習慣並沒有完全改變，故需要購買泰式食材和香料，如檸檬、香茅、辣椒等，昌泰便乘勢由原來的潮州雜貨店，漸漸轉型為泰式食品雜貨店。

早期，像昌泰這類雜貨店要依賴由泰國到澳門賭博的「水客」順道人手帶貨，故在臨屋區清拆後，便傾向選址位處機場附近的九龍城繼續營業，方便向「水客」取貨。

此外，九龍城第一家泰國餐館也位於昌泰現址的啟德道，早期的泰國餐館均經營地道泰國菜，主要客源為泰國人，故餐館多聘請泰國人來港當廚師，使區內泰國人口逐漸增加。他們為了方便上班，亦都選擇在同區居住，久而久之，就漸漸形成緊密的泰國人社區網絡。加上後來越來越多本地人光顧這些泰式食肆，市場擴大，自然亦吸引更多泰國人在區內經營餐館和雜貨店，「小曼谷」之名就此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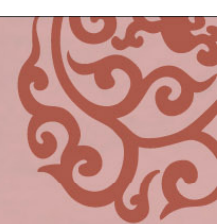


### 泰國人團結住同區

昌泰東主林元，他的太太也是泰國人，他形容泰國人比較單純熱情，「泰國民族比較團結，所以他們寧願租貴一點，也選擇住在這區，方便與同鄉有照應。他們放工後總在公園仔、街頭巷尾聚在一起。」泰國人民族性強、鄉土情重，在港多年仍維持其宗教信仰及文化習俗，故每逢星期日都有泰國僧侶在九龍城化緣，在潑水節、泰皇誕、放燈節等節日，泰國人也會在區內舉辦慶祝活動。

林元認為，泰國人能在九龍城凝聚，亦與這區的城市規劃有關，「其實九龍城很特別。街道是四四方方的，不似土瓜灣只有兩條橫街，很長，但九龍城的街道設計比較密集，這樣容易些聚在一起。」正是因為區內同鄉多，「撞口撞面都是泰國人」，加上九龍城「小曼谷」的形象深入人心，為泰國餐館及泰式雜貨店帶來良好的經營環境，所以即使機場已經搬走，泰國人仍留在九龍城居住。

面對市區發展，林元希望政府在規劃時能保留泰國人帶給九龍城的特色，讓泰國人繼續聚集在這區生活：「小小一個九龍城，你可以找到泰國大大小小的特色，無論是衣食住行、甚至連泰國大時大節的活動都在這裡舉行，人家也用『小曼谷』去形容九龍城，我們這份情實在是沒法改變的。我很希望，即使未來這裡要重新發展，政府可以保留這個特質，讓泰國人繼續集中在這裡，不會被分散。」



## 他們在九龍城的日子



### 在寨城滋長了慈愛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堂主任 黃瑞君牧師

在複雜混亂的環境中，才更需要認知真善美的可貴；在九龍城區藉社會服務作宣教的黃瑞君牧師，小學最單純樸實的日子，就在品流複雜的寨城裡穿梭。

「我1950年隨父母來港，那時只得幾個月大，住在衙前圍村一帶，因為家貧，剛巧寨城內有一所義學，我便在那裡唸書，後來又在它的日校唸小學，從小一到小三，此後因為要幫補家計而輟學。當年，我還不知什麼是妓女，只覺得街巷常有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姐姐站著。」

從前天天到寨城上學也不怕，輟學後數次重入寨城，回想卻又歷歷在目。十歲那年，她離家出走，卻遇上好心人，送她回家。當時二人取道捷徑，穿越寨城。是夜她親眼見到「漂亮姐姐」纏住男人，自此明白世界的另一面。十年後，黃牧師到寨城親戚處派送婚嫁餅，這回被癮君子攔路，得付買路錢才可繼續走。

回憶中更難忘的，還有一次走火經歷。童年時某夜東頭村一帶祝融臨門，火乘東風，燒得厲害，黃牧師和家人只得向西面跑向寨城一方逃命，翌日新聞紙上說，有人在逃命時誤墮寨城的水井身亡，原來生死只差一步。

七十年代，她在同位於九龍城區的伯特利神學院唸書，導師說要帶她夜半重遊舊地時，她才真正從過去的惶恐中體會到慈悲憐憫。

她看到一張張年青，卻又骨瘦如柴，蒼白如紙的少女的臉，她們如鬼魂般行屍走肉，

排著隊等候注射白粉針，她們都被人操控，看見長得端莊嚴肅的黃牧師，還以為是警方掃黃，時刻如驚弓之鳥。這一幕叫黃牧師太震撼，所以她往後在九龍城也專注青少年工作，及早關懷那些流連街頭的孩童，不讓他們行到這一步，因為「一個孩子學壞，一個家族上下幾代人同受困擾與牽連。」

教會裡常說「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黃牧師稱，九龍城區的確特別多教會，也特別多教會的社會服務工作，單是嘉林邊道一條街，便有幾間教會，據說是一位早年從澳洲來港的牧師，在這裡買地送贈教會，一直發展至今。而黃牧師所屬的伯特利教會，便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從上海遷移到香港，早期畢業的神學生於戰後看到寨城社區的需要，便在裡面開辦義學，讓孩子有書讀，明是非，黃牧師就正是其中一個受惠的人。

### 寨城以外的故事

除了寨城故事，黃牧師從前認識的九龍城，範圍比現今更大，包括龍津道到大磡村，全區一大片的寮屋和平房；有些教會就興建了培民新村、嘉林台和博愛村等有組織的樓房供教友及基層家庭居住；在今天九龍城廣場背後的山坡，則有個華達片場，後來又有間一龍城戲院，設有上層樓座，是較高檔次的一間戲院，整區都相當繁榮熱鬧。

黃牧師於六十年代，亦在寨城外圍蓬勃的山寨工場工作過，當時有造塑膠玩具的、有做揀煤炭的，即是將有錢人用剩的煤炭再篩選，選出當中還未燒透、尚可再用的賣給窮人。同樣善用資源的，還有專為火災後的針織廠挑綿絮的工場，即是將燒壞的棉絮揀出來，剩下未被燒透的，便可再用。單是這個工種，黃牧師說她也做了一年多，就在一塊紅白藍帆布作遮擋的臨時工地上工作，設備再簡單不過。

九龍城至今還算是繁榮熱鬧，箇中總有原因，黃牧師相信全因「九龍城是九龍塘的街市，是廣播道的食府。」簡言之食在九龍城，可謂一矢中的。所以，儘管今天機場都遷離了，這區還是保留了眾多有名的食材店和食肆；亦因為這裡的街市聞名和方便，黃牧師發現近年也有不少移民回流的長者都選擇住在九龍城，她相信這區今後很需要優質的老人設施，讓這裡成為熱鬧而不複雜的安居好地方。



## 在九龍城的大馬路上看見 飛機爬行 紅磡三約潮橋孟蘭友誼會 理事長劉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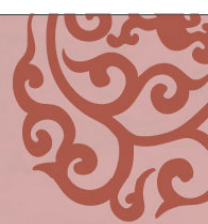
滿頭白髮的劉建海，今年已 83 歲，雖然他在紅磡紮根數十年，但原來他在 1950 年從內地來港時，先在九龍城落腳，對當年九龍城的風貌仍記憶猶新。

在內地當「三行」的劉建海，擅長做傢俬，來港後在鄉里介紹下，到九龍城潮平新村（即現時東頭邨）打工。當年的九龍城臨近海邊，大部份地方為菜田，馬路不多。太子道有一個巴士總站，每天只有兩班 5 號及 11 號的巴士開出，分別前往尖沙咀及佐敦道碼頭。巴士班次少得令人驚訝，源於那年代生活艱苦，對於大部份每日只有數角錢工資的人來說，車費實在太貴了。

乘車者通常有相當入息，一般人就得靠雙腳走天涯，若他要到中環士丹利街或筲箕灣工作，唯有拿著工具步行到佐敦道碼頭乘渡海小輪，再步行到目的地。後來他經營建築材料買賣，便買了一輛木頭車載貨，之後又買了一輛貨車，除了運送建材外，若有空位更可「順路」載客，當然每位要收取一元車費。

在九龍城生活了約兩年，劉建海見過從前機場與九龍城社區的密切關係。他憶述當年九龍城人煙稀少，啟德機場亦因面積細小，跑道太短，沒有足夠空間讓飛機起飛，於是飛機要駛入九龍城的大馬路，即衝前圍村附近打圈，然後才駛回機場起飛。當時有專人控制交通，如有飛機駛入馬路時，便會在馬路兩邊落閘及響鐘，防止車輛駛入。

此外，劉建海當年亦有份協助九龍城居民建造石屋，區內其實有不少人依靠「打石仔」維生，包括不少居住在太子道的客家人，他們要將大石頭打碎成不同大小的石塊，變成建築材料，其後潮平新村發生大火，不少石屋慘被燒毀，故他亦轉到紅磡的親戚處打工，開始建立他與紅磡的另一段感情。



## 寨城公園的說故事叔叔 李昇敏（敏叔）

逛過九龍寨城公園的人或許都有過這樣的一段奇遇：一位老人家拿著一張紙向你走來，粗糙的手指頭撕著撕著竟撕出精巧的圖案或文字，他會笑著把那張紙藝作品送給你，然後告訴你關於九龍城的故事。

他叫李昇敏，人稱「敏叔」，他一家早在 1958 年來香港，曾經住過紅磡溫思勞街及華豐街；今天土瓜灣十三街的一列唐樓，他原來是五十年代第一手住客；六十年代，他一次夜闖九龍寨城，自此就與九龍城結下 50 年的不解緣。

### 夜闖九龍寨城

1963 年，敏叔還是學生的時候，他曾一個人前往探望居住在九龍寨城的同學。50 年前的事，說來仍然緊張刺激：「我們在鄉下住慣的，嫻嫻教我們晚上出夜街的口訣『烏泥、白石、光水氹』。即是說黑漆漆的地方通常是泥漿，反光的的就是『水氹』，石頭在黑暗中則呈白色。寨城內的樓宇很高，街道也窄，又沒街燈，花崗石有個好處，就是環境越暗它就越白，我就是看著那條路來走。」九龍寨城令人敬而遠之的原因又何只漆黑的環境，敏叔走到中途，便遭幾個躺在路旁的吸毒者拉著褲管討錢，但他仍然繼續走，幾經辛苦，敏叔總算找到同學的住處，卻又苦於無門而入，原來同學所住的大廈，與另外三座大廈共用一條樓梯，那夜敏叔在同學指示下穿過其他住客的客廳而進，回想起才懷疑那是否九龍寨城裡眾多秘密通道的其中之一。雖然當時敏叔驚魂未定，連朋友的居住環境也沒看清楚便嚷著要走，但這段回憶仍非常深刻的留在他的腦海裡。



### 十三街的童年生活

敏叔於1959年搬進土瓜灣十三街，他們住在駿發街唐樓的頂層連天台。當時駿發街初落成，後面同屬十三街的幾條街道尚未完成興建工程，樓宇的棚架尚未卸下，人們出入要澗著地盤的水和泥，那裡也不像如今般車房林立，反而有不少人租舖位開設塑膠廠，敏叔的父親與姑媽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的工廠設於鶴齡街。敏叔家的小孩自小便在工廠幫忙，「那時候我們沒什麼時間玩，因為要幫爸爸的工廠做事，我妹妹更慘，比我小很多，捧著東西，我們做塑膠玩具的，用蘋果盒、橙盒裝著工人『啤』出來的東西，要我們搬上七樓，工場在上面。上面的女工會把製成品『搵』出來，相連著的會拿回去找人打碎再造原料。那時候我們的機器是要整個人跳起來按下去的那種，叫『七五機』，最舊式的塑膠機。」

敏叔回憶十三街的環境：「面向海，左手面是機場，前面是信豐鋼廠，右面是煤氣公司，後一點是屠房；信豐鋼廠那時候還有運作的，煉鋼那些熱氣呀、灰爐呀、還有煤氣公司……那時候科技可能未有那麼進步，常常嗅到一些氣味，但當年我們也處之泰然。後來信豐鋼廠首先關閉，接著煤氣公司也搬遷，但要知道屠房的氣味更難聞。一到夏天，你煮好的飯菜，遲一會蓋起來也不行，因為屠房那些氣味吸引了很多蒼蠅過來。」

雖然工作辛苦、居住環境也惡劣，但小孩子總有作樂的法子，「當時我們那邊的樓宇很有趣，越近機場的樓宇便越矮，十三街內的樓宇，最高的也不過八層高，我們住七樓，經常爬上八樓。我們跨過水箱、踩著別人的窗簷，便可以爬到上一層，下來就更容易，跳下來便可，我們『都唔識死字點寫』。起初我們未見過飛機，一聽到飛機經過的聲音，就馬上上天台看飛機，後來噪音太吵，便變得討厭。」

十三街的樓宇有趣的地方不只如此，敏叔說：「我們那些樓很奇怪，若果你想捉賊便辛苦了，上了樓你就找不到人，因為樓梯可以通往後面街，我在第一條街上二樓以後，便可以利用樓梯一直過大廈走到九龍城道。所以人們後來說那裡治安有問題，到後期才堵截了這些通道。」

敏叔父親的工廠後來搬到租金和人工更便宜的地方，就在寨城和侯王廟一帶，不過到了1964年，塑膠廠便倒閉了，他們一家人搬到尖沙咀姑媽家的天台屋去，後來申請公屋搬到屯門，輾轉又搬回九龍城。

### 發跡於九龍寨城公園 貢獻於九龍寨城公園

重回九龍城之初，敏叔住在福佬村道唐樓，因居住環境不佳，搬到城南道現址。那時候敏叔任職速遞員，生活趕忙，有一次他休假期間路過九龍寨城公園，看見公園環境優美，往後便成為公園的常客。一次機緣巧合，興之所至，敏叔開始撕紙送予公園的遊客，更被公園的導賞員賞識，多番替他爭取，讓敏叔先後參加九龍公園藝趣坊和尖沙咀文化中心藝墟，後來又被媒體廣泛報道，更多人認識，有機會在外國政要面前獻技，發揚其撕紙藝術。

敏叔的撕紙藝術可謂發跡於九龍寨城公園，現在他幾乎每天都在公園裡自發當義工導賞員，帶遊人逛公園、為他們講解九龍城歷史、送他們撕紙藝術品。他把握每一個機會充實自己對九龍城的認識，他主動向導賞員請教；看見大學講師帶學生來遊覽，他會站在一旁聽課；聽說有龍津石橋考察團，他又努力爭取參加。敏叔對九龍寨城公園的認識深，情感更深，「我發覺越來越喜歡這個公園，一草一石都有很深感情。在公園超過十年了，我當義工很開心，可以帶給遊客一些歡樂，我也不怕厭煩，把自己的藝術送給他們，最近多了一種更開心的事，有些遊客說，有人在他們國家的網站分享來這個公園遊覽時遇上我的經歷，聽見也開心。」

他就這樣默默地在九龍寨城公園義務導賞超過十年，漸漸成為遊人對公園的印象之一。

註釋

- 註一：Lockhart, S. "Extracts from a 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ape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899): 197-198.
- 註二：Government Gazette. (1900): 269-270
- 註三：Sinn, Elizabeth. "Kowloon Walled City: Its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7 (1987): 38
- 註四：Housing Authority. "Proposed development of Kowloon walled city by the Housing Authority - private lots within the walled city". 1962. HKRS163-1-2977.
- 註五：Government Gazette. (1917): 437.
- 註六：Lockhart, S. "Extracts from a Report by Mr. Stewart Lockha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aper Laid Befor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Hong Kong. (1899): 202
- 註七：港英政府於1922年製定的《城市規劃方案》的原文，已於日佔時期散失，現時只留下部份當時呈交倫敦方面的地圖可窺概略
- 註八：Booth, Philip. "Zoning control in Europe, the USA and Hong Kong". *Controlling developing: certainty and discretion in Europe, the USA and Hong Kong*. London: UCL Press Limited, 1996: 84
- 註九：Clementi, Cecil. (1926): 443-451. CO129/498.
- 註十：Government Gazette. (1933): 351.

參考資料

劉潤和：《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年

趙雨樂，鍾寶賢主編：《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2001年

魯金：《九龍城寨史話》，香港：三聯書店，1988年

九龍城寨街坊福利事業延續促進會社區會堂落成紀念特刊

九龍城報 / 1984年11月7日第61期

Hayes, James. *The Hong Kong Region 1850-1911, institu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own and countryside*. Hamden, Conn.: Archon Books. 1977

Sinn, Elizabeth. "Kowloon Walled City: Its 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7 (1987)

